四書釋地補

四書釋地又續

余既成釋地續八十條開釋及人以地非人不傳也茲作釋地又續一百六十二條遂汎人而及物矣或有請於余曰奈與集註異何余笑曰異集註則不利於場屋吾老矣著書冀以垂後豈必同於應考諸生攢眉終日夜拘傳註摹語氣以投頭腦冬烘者之心目哉補註摭言鄭薰謂顏標是魯公後以爲狀元事人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有大不可解者朱子註孟子一曰記者之誤補註排淮注江註再曰或有誤字此正孟子也夫朱子可以正孟子

而讀集註者不許其正朱子此何說也後人之見固
萬不逮夫朱子而朱子之見抑豈眞高出乎孟子耶
謂兩誤處若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啓比干並舉
乃古人文章連類而及之常華周之妻亦然孟子曷
嘗誤會【補正】尚書疏證曰以紂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啓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宋王楙所謂古人省言之體蓋如此按孟子疏杞梁之妻即孟姜也
續二編微簡爰次其語於簡端以待後之
君子太原閻若璩

目

奄飛廉【補註】又見三續　大夫偃

江漢　羽山

畢郢　四海

中國夸狄　放勳

履恭湯名　散宜生

師尹　君陳

石門　吳孟子

子程子　閔子騫

匡章　戴盈之

莊暴　瞽瞍象
瞽瞍厎豫　爲王而行者
蒯聵輒　泰伯
則之野　不教子
吾有所受之　懷寶迷邦二段
五十而貢三句　顏淵季路侍
令尹子文　子羽公孫揮
顏回　宰我
冉有　子游

顏讎由　申詳

史魚　告子

百姓　少艾

武丁至紂　武王末受命

弟子蓋三千焉　陳蔡臣服於楚

少正卯　曾點鼓瑟

曾皙倚門而歌　秦楚之路

淳于髡前章　孟懿子之兄

孟獻子魯賢大夫　燕毛

有馬千駟　　廱雍拜老

西伯善養老　　王宮有學〔補記〕又見二續

庠序校皆鄉學　　連諸侯三句

不得于言四句　　墨之治喪

百里奚　　說大人章

子貢問政章　　見音現

臯陶爲士　　臧武仲以防節

生之者衆二句　　陳其宗器

如會同　　寬則得衆四句

四書釋地又續目錄

四書釋地又續補

太原閻若璩原本　山陰後學樊廷枚校補

闕里

原 余向從元王氏句解家語本顏繇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證此書出於王肅以其有闕里字面及近讀北史補註按季亭批本史字疑衍盧抱經據汲古毛氏本北史作家語宋板王肅注本七十二弟子解曰顏由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補註陸包山治手抄本作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乃是闕字非闕字不覺自失悔寃却子雍抑足證書雖私定增加猶能

知孔子時斷無闕里之名不敢冒稱但曰教學於閭里云爾遂不覺大快嗟乎學須博書須善本又須參前後之所見以歸於一定學者愼無易出言爾

補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鄭注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孔疏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挍孔子始教學於閭里或如此

闕黨

原吾友胡渭生朏明北上過余家陶陶者三永夕問余

闕里吾既得問命矣但闕黨顧寧人謂即闕里之別稱【補註】馮山公云周禮五隣為里五族為黨闕里者闕黨之里也與亭林說合載日知錄方盛行予不可不撰一解焉余曰闕里里名闕黨黨名五百家為黨猶達巷黨人【補註】史記孔子世家達巷黨人童子漢書董仲舒傳孟康注云項橐達巷亦黨名也今兗州府志闕黨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焉名闕黨泉流入泗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補註】論語闕黨童子將命家語云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焉按闕黨子弟或即將命童子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居者暫居【補註】楊倞注謂孔子閒居按當如鄭註孝經以居為講堂正所謂所

過者化

窮石

原 或難余子向從金仁山謂窮石不知所在以意度當必近於夏都安邑方及代夏政今酈注河水條云平原郡鬲縣有鬲津河道元曰故有窮后國也現載之而子弗及非一大漏失與余曰否酈注有可從有不可從此則不可從者

補 路史國名紀有鬲氏夏諸侯近鬲津酈氏以爲有窮后國非有窮羿邑楚地今壽之失豐有窮谷窮水即窮石故記皆謂刪丹益以淮南子弱出窮石窮石山在刪丹今在張掖似太遼隔楚人救潛沈尹戌與吳師遇於窮潛今之舒與寒過皆相邇因夏民代夏政則此爲近

蓋左氏襄四

年傳靡奔有鬲氏杜預曰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是今平原縣顧氏曰今德平補註彙纂按鬲偃姓皋陶之後封於鬲今山東濟南府德平縣東一里有故鬲城司馬彪曰鬲侯國夏時有鬲君滅浞立少康應劭曰鬲偃姓咎繇後也然則此地當后相八歲寒浞殺羿靡來奔時正爲皋陶之孫有鬲氏國豈得羿舊國於此使非鬲君忠於夏安敢納夏之遺臣乎抑非鬲君與靡協力同心靡安能自其國遽收斟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乎善乎張宣公曰若靡者可謂忠之盛矣余則謂若鬲君者益可謂忠之盛矣亟須表著之以爲萬世人臣

之標準靡也爲君也有仍與虞思〔補註〕熊勿軒曰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羲黃堯舜以來相傳之正統其絕者蓋四十年區區庖正一成之地一旅之衆而卒能復禹舊績踐天于位者要之亦爲之君者有撥亂之志爲之臣者有盡忠之節人事既盡能以天道爲定命故能臻茲大業推原其故亦繇虞君思之之爲也葛屺瞻曰少康中興賢臣世推靡爲然使虞君不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亦何所恃以布德兆謀而收夏衆哉則虞君之功在靡爲之上明矣及夏衆也皆大有功於祀夏配天復禹之績者也至窮石爲國名非山名不在張掖又無問已

齊魯風俗

〔原〕漢地理志論齊魯風俗曰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

賁有功故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封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至斷斷如孔子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集註功利夸詐云云悉取於此王伯厚謂魯政治雖濁風俗不衰與漢之東都同尤具眼語程子謂東漢之名節成於風俗雖非自得然一變可以至道亦有味哉

【補】王文憲曰齊之盛時已不如魯魯之衰時尚勝於齊變齊先革功利變魯先振紀綱金仁山曰齊自夫子以後亦嘗一變蒸登夫子之門者多其後諸儒與魯相埒如語有齊論詩有齊詩漢時嘗以齊魯並稱

宋人

【原】孫學翼九歲時讀宋人揠苗助長之【補註】趙註揠挺拔之欲亟長也小爾雅拔心曰揠笑問曰宋人若是其愚亦可概見乎余曰見莊列二書如資章甫而適越不知越人無所用之者宋人也鬻不龜手之藥得百金不知有時用之以封者宋人

也【補註】並見莊子內篇逍遙遊卽曹商爲宋王使秦得車至多莊子詆其同於舐痔【補註】莊子雜篇列禦寇往問富於齊國氏得其爲盜之言遂眞爲盜以贓獲罪甚大惑謂爲罔己者宋之向氏也【補註】列子天瑞自曝於日顧其妻將以獻吾君邀重賞者宋之田夫也【補註】列子楊朱得人遺契歸數其齒告其鄰吾富可待者宋之游於道者也【補註】列子說符雖狙公籠衆狙以亭自以爲智【補註】列子黃帝亦見莊子齊物論三年爲其君成一葉國以爲巧【補註】列子說符陽里華子中年病忘取喻與至理相似【補註】列子周穆王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取喻於禍福相倚皆含

有愚意至一則宋有蘭子再則宋有蘭子蘭妄也所謂蘭子以技妄遊者也見說符**補註**並何莫非宋人即謂宋多愚人也亦宜或曰莊列大抵率寓言竊以人必貪財而後疑其盜必好色而後疑其淫況七篇又居然事實也耶

河東河內

原梁河東今之安邑等縣梁亦有河西六國表魏入河西地於秦是也梁河內今之河內濟源等縣梁亦有河外蘇秦傳大王之地北有河外註云謂河南地是也河東西亦謂之河內外左傳僖十五年賂秦伯以河外列

城五內及解梁城魏世家無忌曰所亡於秦者河外河內是也至河內外則梁之河北河南地蘇代曰秦正告魏我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是然則梁之地自河西透迆而至河南幾將二千里何以蘇秦曰魏地方千里【補註】史記張儀列傳魏地方不至千里蓋從長而橫不足絕長補短算耳然已比韓猶大比趙實小【補註】韓地方九百餘里趙地方二千餘里是以文侯武侯用之則爲天下彊惠王襄王用之則弱於天下國勢固在於主德哉

【補】集註河內河東皆魏地金仁山曰魏地在西河之東

故分今河中之地謂之河東大河至華陰折而東流故溫懷之地謂之河內一云魏都大梁在大河東南故名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為河內今河中府是此獨以魏地言也

東齊西秦南楚

原梁惠王自言東敗於齊西喪於秦南辱於楚皆及戰爭事張儀說其孫哀王言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

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補註】以上見史記本傳則謂地在所必爭正可參觀宋楊蟠金山詩天末【補註】佩文韻府引楊公濟詩作天遠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譏之曰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補註】按釋處默錢塘白塔院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謂分界堠子語此與平甫所譏何異竊謂談地理者能量四至得確斯亦足矣即如隋煬帝汎龍舟曲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此豈詞人所易幾及【補註】書蔡傳徐州南至淮揚州北至淮蓋以淮水為分界非如今淮安府跨淮南淮北而有也煬帝詩洵工確不可移易

杞

原杞不足徵人皆以杞行夸禮春秋貶而稱子之故不知此時之杞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初封杞卽今開封杞縣索隱曰至春秋時杞已遷東國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補註彙纂杞杜注本都陳畱雍邱縣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是也後遷都淳于今青州府安邱縣有淳于故城按小司馬云杞已遷東國當卽淳于下文續考謂今安邱縣正在魯東北者是桓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及曲阜縣相鄰也可知遂桓五年淳于公卽經所稱州公者其國亡杞似并之杜元凱

曰遷都於淳于僖十四年杞辟淮夷諸侯爲城焉杜元凱曰又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卽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者杜元凱曰杞又遷都淳于淳于漢置縣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遺趾宛然緣陵杜止註杞邑臣瓚曰漢北海之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以余考治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是並杞嘗春秋去初封已千有餘里而顚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史記一則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再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故知

杞文獻無徵豈直衛人曰夏肆補訂按夏肆是屏乃子大叔謂衛大叔文子之語則衛人當作鄭人晉人曰夏餘而卽於夸禮也哉此句刻義解者都畧過

補地理志周武王封禹後於杞號東樓公二十一代爲楚所滅繹史杞世系東樓西樓題謀娶史世家謀娶公當周厲王時必有誤父子相及在位各五六十年無是理也武靖共惠成桓孝文平悼隱閔哀出簡凡二十公按世本共生惠惠生成及桓史記云共公卒子德公立德公卒弟桓公立旣脫一世而謚號又不同故知世家於小國尤多舛誤

有宋存

【補】余向謂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確如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補註】或曰有宋存焉蓋言其國有存者亦是宋不足徵意特此杞差勝耳按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大抵文獻惟魯為最備故曰吾舍魯何適矣二國自俱不足徵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而孔子錄詩時亡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徵之切證乎觀中庸其至矣乎及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隱括論語之文此則改論語

而失其意故不確知我罪我一聽世之君子余則信孔子過篤者耳【補】此段節錄尚書疏證第五十一一時闇者駭而安焉越後二十餘年歲寒夜永老鰥無睡忽憶孔子世家未言伯魚生伋字子思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補】蘇轍古史子思年六十二作中庸十一經問對周威烈王十七年魯穆公顯立子思於是年作中庸孔叢子居衛篇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闡子思既免於是撰中庸按諸說皆繆不覺豁然以悟起坐歎曰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猶為宋諱乎荀子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況宋實為其宗國仲尼次春秋為有所襃諱貶損不可書見也口授弟子又定哀多微辭孔叢子雖

僞書然載宋大夫樂朔與子思論尚書謝以爲辱已起徒攻子思子思既免於是撰中庸之書似亦求必全無因則書中辭宜遜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余因有感黃楚望之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其言曰聖經興廢上關天運苟有悟輒自以謂天開其愚神啓其祕者此誠願與天下士交勉之哉

續考得陳留雍邱縣注云故杞國也〔補註〕古杞國城括地志屬汴州雍邱縣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按今安邱縣正在魯東北惟先

春秋而徙故入春秋邑㮣爲莒得明據至此以杜元凱之博洽曷不直引此文乃云推尋事跡始知之讀書無漏豈非大難

宗廟會同

原 季本宗廟會同四句文云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者矣人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而合謀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不知宗廟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宗

廟則有序爵以辨貴序事以辨賢皆所以相也會同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會同則有聽禁於王都請命於方岳皆所以相也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艾南英評曰須將禮記周禮春秋左傳融貫成片乃知此文之確余案相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

【補】特牲饋食禮義疏擯相者皆宗人周官凡享祀大宗伯詔相王之太禮小宗伯詔相王之小禮亦禮官事也

周禮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注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

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爲上相謹案覲禮義疏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此經乃入相禮時亦稱擯者蓋對舉則別散文則通也鄭注相詔王禮也是也肆師爲承擯小行人亦爲承擯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於四時常朝至末擯司空之屬嗇夫爲之見覲禮又於諸侯焉與予想季氏偶因論語相維辟公遂認相天子之宗廟爲諸侯不知此何與肅雝顯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邪特論語疏引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

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上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玅已然漏却祭祀之小相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其官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者亦謙而願爲焉證據皆畫然奈何舍之而別爲解復有高心空腹如艾南英者從而和之耶

端章甫卽東帶立於朝願爲小相焉卽可使與賓客言也亦自思從政爲大夫皆妄思周天子與之一諸侯非諸侯而何乃指諸侯之事言【補註】私箋云自卿大夫以下有都宮而無宗廟自附庸而下有通問而無會同此宗廟會同所以爲諸侯之事非人也題已認錯當春秋時禮不盡如古故僖二十八年傳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注傳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蓋時能相禮者亦希鄭伯素以知禮名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宣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屬五等諸侯哉胡朏明曰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以

前未必然可知

補陳用之曰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大戴禮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樂記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元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公西華曰端章甫此施於冠者也按禮記玉藻義疏元端以方幅爲名朝祭之服亦然其別者不畫則止謂之端畫則曰袞曰鷩曰毳曰希曰元而無端名周官司服義疏元端服則元冠而元衣朝服則元冠而緇衣特牲疏所謂一冠冠兩服也六入爲元七入爲緇

是元淺而緇深也通言之則緇亦名元士冠禮義疏始
加應以元冠重古故用緇布冠而旣則以此易之然則
三者皆元冠之別名歟公西華言端章甫則古人亦名
章甫矣禮器圖士冠禮有元冠鄭氏註云元冠委貌也
周官司服有冠弁服注又云委貌也聶氏崇義述舊圖
謂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代轉以巧意改新
而易其名耳然則委貌也章甫也毋追也冠弁也並同
緇布爲之故皆可以元冠名之惠半農禮說禮服正幅
爲端朔朔祭之衣端正無殺康成謂士服則然大夫以上

後袂其服遂不復端乎非也袂屬於服袂之後何害於服之端且端不徒言服兼言冠其冠冕則曰端冕其冠委貌則曰委端亦曰端委穀梁委端搢笏左傳弁冕端委周語端委以入其冠章甫則曰端章甫其服端其冠元則曰冠端而襲

往送之門

原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認作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

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如諸侯之喪禮可見繼昆滕文公於父當斬衰不齊而云齊疏者大概語

按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申曾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穆公母服齊故首言齊衰斬蓋并及之不似孟子對父遺斬但上文曰吾嘗聞之矣正與檀弓數語合豈即古語傳誦之訛而孟子不暇致詳歟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

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意者孟子其本鄒之昏禮乎學者當識此變通處

補 往送之禮時各不同夏殷以前書缺有間儀禮士昏禮記云女出於母左父西面戒之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庶母及門內施鞶敖縱公謂門內即廟門內此周初時禮也穀梁桓三年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註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此春秋時禮也孟子往送之門金仁山謂往字作

一讀此戰國時禮也按古者親迎於廟公羊傳何休注云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後代漸文逆於房者親親之義也故士昏禮賓升北面奠雁賈公彥謂當在戶外當楣北面但儀禮係士禮大夫士二門廟在大門內寢門外之東云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則送及廟門內者唯庶母而已穀梁傳係諸侯禮諸侯三門庫雉路廟在雉門內之東云母不出祭門[illegible]而送及廟門云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則得出廟門而送及雉門兩觀若孟子所稱往送之門斷以祭門為正故禮

隨時異周初所云西階上不降者至春秋而已不出祭門矣安知戰國時不更送至闑門與大門乎況親迎之禮周既以近爲親往送之禮何妨以遠爲親曾謂孟子而本鄒之昏禮乎

尚書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周易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王厚齋曰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按此命辭與儀

禮士昏禮記及孟子毋命合益

原 余釋地閒釋及人以人爲地之所生猶不離毋如益爲皐陶之子見孔穎達書疏陸德明音義邢昺論語疏張守節秦本紀注竝同不獨曹大家補註列女傳註高誘補註呂氏春秋注鄭康成補註詩譜而已而集註書集傳反關金仁山曰果如是則當楚滅六與蓼時伯翳之後嬴姓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臧文仲曰皐陶不祀乎明非屬父子非也臧文仲自傷楚彊盛日薦食上國而爲上國之祖者

祀亦廢非謂皐陶盡無後何以驗之皐陶偃姓羣舒皆偃姓【補註】繹史偃姓後舒有舒鮑舒龍舒龔舒庸舒蓼舒鳩則自出于皐陶滅六與蓼見文五年傳矣而文十二年不猶有羣舒叛楚乎或曰皐陶偃姓伯翳嬴姓將父子異姓乎余曰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堯祁姓丹朱爲其允子卻貍姓何父子同姓之有余因又悟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于稷契暨皐陶而不及益實以益爲皐陶之子也不然禹他年尚薦益於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補註】尚書疏證日又思舜五臣其四人沾新命而益尚否故禹當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之問輒以益對蓋子不可

以並父後代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及三命踰父兄非禮也之說皆緣於此此係經典中一大節目根證章章而宋儒傳註悉畧之矣

朱子曰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未必使爲虞官至舜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洵是但謂未必使爲虞官孟子明言益掌火陶唐氏掌火官名火正閼伯爲堯火正居商邱見左傳襄九年舜登庸則益爲之舜卽帝位後益又遷作虞分明各爲一職何必致疑蓋緣朱子時已久無火官代

下惟漢武帝置別火令丞三中與省二晉職官志無故亦不暇詳晰耳古者火官最重高辛世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補註】馬融註論語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管子曰春爨以羽獸之火夏爨以毛獸之火秋爨以介蟲之火冬爨以鱗獸之火中央爨以倮蟲之火禮說司爟夏取熱司烜秋取明熱以爨取其新明以照取其潔又春取榆柳之火于南方夏取棗杏之火于西方秋取柞楢之火于北方冬取槐檀之火于東方中央取桑柘之火于坤方秦漢有別火之官主改火之事春青冬黑乃其常也又為用別火不數變疾必與聖人調變微權正寓於此觀一藏冰啓冰間尚足和四時而免天

札況火爲民生不咨一日廢者其出之內之所關於氣化何如乎噫後代庶官咸備火政獨鈌飲知擇水烹不擇火民必有陰感其疾而莫之云救者其不幸可勝道與【補註】以上二段見尚書疏證第五十八

人皆知堯有壻不知舜亦有壻舜謂栢翳曰咨爾贊贊禹功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補註】秦本紀姚舜所妥姓玉女見祭統言玉女者美言之君子於玉比德焉豈他庶姓女所可稱是翁爲舜壻【補註】禮檀弓葢三妃未之從也正義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按秦本紀註皇甫謐云賜之

元玉妻以姚姓之女與祭統不同然不如鄭
註之確若妻益爲胥則燭光亦斷然無疑者皐陶與舜
爲婚姻此亦古今所未經拈出者

皐陶

原舜五臣之中禹爲最稷契次之皐陶次之益又次之
此品第也或問孟子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上文無
皐陶茲特補出一似惟皐陶始足以配禹者何與余曰
顧麟士有云獨皐陶竝列者亦大槪之言不屑分配耳
或古人原以竝稱而順口因之或又問若禹皐陶則見
而知之且以道統屬皐陶益明非皐陶不足以配禹矣

余曰讀歸熙甫孟子此章叙道統不及周公顏子論亦可恍然于其故矣葢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遺意觀言者誠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忻忻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叙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即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於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於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葢昔人

之恒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苟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矣哉論也豈惟

禹皋並稱五臣中有以禹稷並稱者躬稼有天下當乎世是也請竊如熙甫之論申之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禹皋陶並稱者恒辭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並稱者專辭也補註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此古人連類而及之之文也按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妾先上居檮杌于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此又古人省言之體恒辭專辭所謂言周各有當與補註以上見尚書疏證第五十七汪氏瑟庵曰孟子未見孔子所自任者聞知耳非謂顏子不足當見知也周公作爻辭陸績一家之說正義所宗班固何從知之然甫立論甚通而考古未確此明儒通弊

余昔往來洪洞縣見道有豐碑曰皋陶故里側有祠及墓雖躬拜祠下心殊不以爲然蓋帝王世紀云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皇覽云皋陶冢在廬江六縣括地志云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illegible]史不紀正義安豐今廢入壽州爲安豐鄉葬固於所封國[illegible]與地廣記皋陶卒葬于皋楚人謂之公琴酈道元云楚人謂冢爲琴投皋爲陶之封國與比爲于之封國同見路史唐宗室世系表皋陶上溯自顓頊下訖數十代皆於洪洞了不相涉不知何緣誤至此爲正於此

後漢書楊賜傳【補註】潛邱劄記引文有拜尚書令數日六字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補註】劄記引有遂固辭三字北史高允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此等議論興於是有刑官無後之說蓋不知益爲其子者也苟知之益後有天下何莫非皐陶後有天下【補註】沈歸愚皐陶論曰或謂皐陶爲刑官故其後無王者今尚書所載帝念其功曰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又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而皐陶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當時民之不犯有司惟皐陶有以佩成之者其心仁其功懋矣

然亦至秦莊襄王而止【補註】云爾者始皇非莊襄子也嚴華谷曰秦與
而帝王之影響盡矣余亦曰秦政立而皐陶庭堅之祀
眞斬矣此尤爲哀哉

外丙仲壬

【原】外丙仲壬自程子謂年爲歲始爲異說後益聚訟爭
要之程說亦本書序書傳朱子曰二書皆後人所撰者
豈可憑是也余謂一代有一代之禮唐虞禪夏后殷周
繼此帝王之殊禮也殷道親親者立弟【補註】金仁山云以殷世考之自
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
得已也又云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

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何罪沃丁平陳用之云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亂齊觀此則殷之立弟生亂益信是以知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獎力創業斷非舍嫡孫而立諸子也　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見史記梁孝王世家又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　此殷周之殊禮也故文王肯伯邑考死補註孔疏以爲伯邑考見在　雖有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殷禮者是孔子曰立孫曰爲周

言之也善乎艾千子有言果商必世嫡則孟子此二語爲贅辭果其爲二歲四歲而不之立乃及于太甲也此特伊尹意中未形事何緣流傳至戰國時而待孟子乃言之耶湯之壽數誠不可考皇甫謐謂其壽百歲太丁既死而外丙仲壬均湯之子僅二歲四歲長幼相去如此懸絕乎且即以齒序而先外丙于仲壬乎姑存吾說以俟來學余謂程子復起亦當從此說

補　朱子語類主趙說集註卻兼錄程說金仁山謂當從程氏據檀弓殷本紀及皇極經世諸書而力辨其非者

凡四又按太甲以嫡長孫承重繼祖攷之于書自可見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冢宰攝祭于宗廟也奉嗣王祗見厥祖是見于殯宮告卽位也若隔外丙仲壬之世而太甲承仲壬之喪則自成湯外丙以上俱曰祠于先王足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祗見厥祖其書法若是之重複也

甯武子

原甯武子俞莊子速之子仕衛當文公成公時集註如是備考謂武子未嘗事文公古者公族世爲大夫父死

子繼成元年逃猶會盟于向至三年兪始盟宛濮可知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陸稼書則謂春秋父子竝時在朝者甚多只當依註然亦未有事以指實之余請實以事如鄢陵之役欒書將中軍適子燮如魯乞師又子鍼爲厲公車右故皆大夫也佐中軍者父士燮爲公族大夫者其子匄將下軍者父韓厥爲公族大夫者其子無忌（後二年悼公卽位事）季孫宿執政爲司徒適子紇雖蚤卒猶得諡曰悼子以大夫故庶子彌出爲公之左宰皆竝時復何疑於甯氏父子乎蓋文公末年兪已歷仕大夫値衛

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三年命繼父正卿備權艱險故曰則愚集註以有道屬文無道屬成先文後成其次第固不紊矣

補毛西河曰甯武並無仕衛文時事春秋衛成元年在備書尚有甯莊子盟向之文其父尚在武子安得爲大夫至成三年而後武子之名始見策書近嘉興陸氏新刻四書大全本謂春秋父子並仕甚多而淮安閻氏附會朱註又引春秋傳謂鄢陵之戰欒書欒厭父子俱在軍且欒厭將下軍而厭子無忌爲公族大夫是父子並

在朝也況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即爲公左宰焉見當代必不仕文公制乎不知請所引據皆非世爵相繼之法周制世爵父在必先定繼名之曰立暨父老父死而後繼之名之曰即位若父未老死則立亦或有未定者何況即位但世爵未繼早有散仕爲倅者謂作父副貳謂爲私家之散官周官掌國子之倅燕義稱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皆是也故季武子立悼子此立也公彌作左宰此倅也其後悼子未即位卒而平子即位則公彌雖隨父作倅然並非大夫亦可知矣若欒

氏韓氏則晉成變法倣周制之倅而別名爲公族公行諸官故鄢陵之戰欒書子鍼爲車右郤公行也魏屈殊異乎公行是也韓厥子無忌爲公族大夫即公族也魏屈殊異乎公族是也此豈父子同時爲大夫者且韓厥子無忌終不爲大夫左傳韓獻子老將立無忌而無忌以廢疾辭遂立韓起則此公族官但是國倅何嘗是大夫況國倅亦應見策書衛武并不爲國倅謂爲大夫乎

王葦堂曰有道無道以國之治亂而言當其內變不生外患不作是有道也及晉文外搆元咺內爭是無道也

汪氏懋麐曰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猶云太平無事耳與史魚章兩有道正同成公復國（僖三十年）後武子輔政凡十餘年其間如請改祀命（三十一年）不答彤弓（文四年）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又曰盡心竭力之說自朱子始發之前此皆用孔安國佯愚似實之註不獨皇邢二疏即程子沈晦免患猶沿其意故杜氏以解左氏肆業及之此與集註意義懸殊又何必辨其文公成公耶（潘岳閑居賦無道吾不愚亦不能佯愚之謂）

襄

原 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襄子世家一則曰師襄子再則曰師襄子三則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自別一人且論語之襄乃魯伶官日以擊磬爲職守當未入海前豈容抽身以至於衛俾孔子從之學乎註本家語云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非衛 補註 按索隱亦據家語謂卽論語之擊磬襄而論語古註無此說

孟施舍

原 四書辨疑曰集註孟姓舍名施發語聲也此本因舍豈能爲必勝哉單稱舍字故以施爲發語聲然孟姓與

名中間插一字為發語聲不成語矣意舍字上合有施字蓋傳寫脫爾余謂集註亦同趙註原趙氏之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補註】按古人二名單舉如左昭元年莒展輿出奔吳傳曰莒展之不立晉侯重耳見僖三十二年經而定四年傳止曰晉重故班固幽通賦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皆止用一字又仲孫何忌定六年經稱仲孫忌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為先君叔振皆是今曰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發音當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句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辭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曾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補註】按毛西河謂魯

有孟施少施氏係魯惠公子施父之後
繹史魯世系施父後有施伯施孝叔

淳于

原淳于髡齊之辯士集註云爾似不若太史公次淳于髡傳於孟子後荀卿前曰淳于髡齊人也又次于滑稽傳之首樂人優孟前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贅壻人之賤如疣贅者也其各敘址貫處便見史記之微旨余謂總不若删見于孟荀者存冠諸滑稽者盡髡者俳優之流也觀其與孟子曰賢者無益人國焚坑之禍基于此矣豈待始皇三十四五年哉

疏 史記稱淳于髡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而承意觀色為務按晏嬰不識孔子淳于髡不識孟子髡豈真慕晏嬰之為人者歟

奄飛廉

原 有童子從其師誦令之誦王文恪周公兼夸狄文者余入其塾特前問曰猛獸指上虎豹犀象補逸周書世俘篇武王既克殷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犀十有二熊羆麋等若干按狩禽為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為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樂以嘉其德適補周書之所闕而夸狄將何指余曰卽文恪所指若奄若飛廉者是秦本紀中衍之元孫曰

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實生蜚廉又前言柏翳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飛廉非夷狄耶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觀後屢與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叛則正爲一類安國傳晚出然言成王遷奄君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處言中國則正與夷狄對蓋奄亦夷也王文信爲有徵林次崖謂五十國中世俘篇凡憝國九十有九馘俘若干按憝國謂不順服國也不九十有九而滅止五十蓋又有其中也余仁山曰逸周書誅紂之時太公望伐方來王遂禦循呂他伐越戲方侯來伐靡集于陳桁弁伐蔿陳本伐磨百韋伐宣方禽之新荒伐蜀禽霍侯俘艾佚侯百韋伐厲皆告馘俘又周公相成王踐奄之時殺武庚伐淮夷徐戎餘三十餘國史傳不載大抵皆紂同惡之國

也必有夸狄邛瓊山謂非獨奄飛廉又有夸狄者皆應說**補註**李安溪孟子劄記云周公之事前言伐奄驅飛廉滅國五十驅虎豹犀象後總云兼夸狄驅猛獸與前文不相應蓋五十國中大抵夸狄居多也泰誓云受有億兆夷人必皆當時黨惡爲殘害者據此則夸狄可兼指五十國言之不必專在奄與飛廉也

大夫僎

原陪臣**補註**馬融註論語云陪重也邢疏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臣至春秋時亦稱大夫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補註**古今人表僎作選四書賸言曰臣大夫即家大夫也大夫僎者家臣之稱也非有如洪註僎本家臣薦之方並爲大夫之說或訶焉余曰請徵之檀弓陳子車

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陳子亢后至子亢曰妻與宰宰卽家大夫非齊與衛之通稱乎更徵之魯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司徒孟孫氏家臣官名補註孔穎達曰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故少儀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于司徒是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司馬叔孫氏家臣官名故襄二十三年以公鉏爲馬正註云馬正家司馬是更徵之晉趙簡子疾大夫皆懼董安于問於扁鵲趙簡子無聽朝不悅諸大夫請鼻簡子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鄂鄂者補註以上見史記趙世家及扁鵲列傳按安于

與介皆簡予家臣　且南蒯費邑宰而司徒老祁慮癸又南氏家臣是陪臣之下復有陪臣矣故論語集註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孟子集註陽貨于魯為大夫孔子為士皆權甚不必有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之說【補註】沈彤曰宰者家之貴臣也喪服傳謂之室老曲禮謂之家相在王畿公以卿為之孤卿以大夫為之大夫以上士為之由王畿例推而下則上公之孤之宰當卿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大夫之宰當上士子男之卿之宰當上士矣潘景憲云陽貨為季氏宰而援大夫之禮自處以此　或曰然則仕於家曰僕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又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大夫之臣之賤若此將若之何余曰此古制

也春秋時迴不侔矣大夫儼然比諸侯陪臣儼然比大夫所由來者漸君子於此正可以觀世變矣

江漢

原 胡朏明客京師余時以書求助於朏明久之方肯草數條以應中有余百思所不到者悉載于此其江漢曰江出岷漢出嶓冢皆在梁州之域漢至大別入於江二水合爲一則總名江漢故禹貢荊州曰江漢朝宗於海職方氏荊州曰其川江漢蓋源異而流同實一水也曾子稱江漢亦指合流者言之下故以秋陽對舉日周之

秋於夏爲盛陽於此益信我友釋中庸之華嶽以河海對者斷爲二山致確蓋各以奇偶相對爾書蔡言曰漢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兩相匹敵與他小水入大水例不同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又曰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經不以漢附于江而混共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竝言入海而同爲瀆也

補江漢爲荊州川故左傳云江漢雎漳楚之望也楚世家云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按鄭氏箋詩江漢浮浮云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詩地理考引易氏說謂江自歸州秭歸至鄂州武昌凡一千四百餘里漢自均州武當至漢陽軍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荊州之地江漢

分流于其間至是合流

羽山

原羽山曰書有二羽山一舜典殛鯀于羽山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一禹貢蒙羽其藝疏引地理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今漢祝其故城在贛榆縣西山即在縣之西北說者以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即左氏所云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者某謂此地較三凶殊近恐非放流之宅安國言在海中似確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北直沙門島寰宇記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

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亟鯀地而名此與傳云在海中者合齊乘蓬萊縣九月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縣志羽山在縣東南三十里然則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域登州古萊夷地三面距海故謂之海中殛鯀於此正荒服所謂二百里流者乎

補書舜典殛鯀于羽山傳說彙纂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地理今釋羽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近南一百里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尚書疏證寰宇記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北九十里正

漢志祝其縣之羽山

畢郢

原 畢郢曰畢原實有二處在渭水南之畢原一名畢郢周文王墓在焉武王墓在焉周公葬成王葬于畢 補註 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也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也周公墓在雍州咸陽縣北十三里畢原上 按此則周公葬畢當與文武畢郢異 史稱畢在鎬東南杜中地近終南韓愈南山詩前尋徑杜墅岔蔽畢原陋是在渭水北之畢原則名畢陌秦惠文王陵在焉悼武王陵亦在焉隔僅一里 補註 括地志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

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十五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又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陽陵漢景帝陵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按即下文所云漢氏諸陵矣元和郡國圖志畢原即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亦謂之畢陌漢氏諸陵在其上故劉滄咸陽懷古詩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陽秋草漢諸陵是至文王庶子高所封畢左氏註云在長安縣西北是畢郢

【補註】僖二十四年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集纂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北五里有畢原 通典云在咸陽縣是畢陌兩杜氏之言吾從預

四海

原胡朏明執爾雅四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註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某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益稷州十有二外皆即是四海不以水之遠近爲限說苑辨物篇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擯棄舊詁直以海爲海水而古書所稱四海之義始有不可得通者矣余曾以書往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爲壑此得謂不以水言耶朏明不覺欣

然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解者四海邈密八音是御少有宓從康成周禮註四海猶四方也解者最多如上云天下慕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蓋四海即天下字面也猶古書百姓有二義六藝亦有二義當如朱子所云此就此說彼就彼說不得執此以害彼者斯得之

補 按書益稷外薄四海禹貢聲教訖于四海言唐虞夏后氏所服四海也詩元鳥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言商所服四海也蓼蕭序澤及四海也武成大賚于四海言

周所服四海也此皆從地言者禮月令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祭義溥之而橫乎四海此皆從水言者

中國夸狄

原 中國夷狄曰大學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中庸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孟子上莅中國而撫四夷孟子下東夸之人也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國左氏成七年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昭十七年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昭二十三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以上經傳

所言其曰中國與諸侯者即禹貢何侯綏方三千里之地其曰四夷及蠻貊者即要荒二千里夷蠻之地也今人言中國必盡九州之域言四夷輒以為夷狄戎蠻不登版圖之區失其指矣誠作是解則四夷要皆為天子守蠻貊之下何以復有扑束人力等語流放竄殛皆在九州之內又何以云投諸四裔耶

補 毛西河云得志行乎中國則中國即土中召誥所稱王自服于土中者正對四裔言蓋中與邊裔對不對夷服也猶之齊國詩中國而授孟子室中國與四境對不

對齊外國也

放勳

〔疏〕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非史臣之贊辭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徂落許氏說文亚同他日引堯之言爲放勳曰則可知其以是爲號也矣宋于祇緣僞古文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爲句與今文放勳字面一例而竟連下文既連下文自不得解作號並解并堯之號矣是謂以僞亂真屈原賦二十五篇最近古離

騷曰就重華而陳詞九章涉江曰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曰重華不可遻兮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豈得如集註云重華本史臣贊舜之辭屈子因以爲舜號也乎

補 顧寧人曰自夏以前純乎質帝王有名而無號商以下浸乎文有名有號堯舜禹皆名也時未有號按五帝本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云夏禹名曰文命名者號也言虞舜號曰重華夏禹號曰文命云爾大戴禮記五帝德並同羅泌謂堯舜禹爲名放勳重華文命則其號引孟

子稱放勳屈原稱重華書中候稱文命爲謚似先得閻氏之意者至馬融蔡邕以堯舜禹爲謚然書曰格汝舜咨禹豈有謚其臣者乎

履蓋湯名

【原】履殷湯名尚書古文訓曰湯名惟見論語曰履【補註】按大戴禮稱商履代興竹書亦稱天乙履孔安國論語註也朱子易殷爲蓋不過以成湯名天乙既見史記不應于此而復名履故作疑辭耳然紂名辛亦既見史記何牧誓曰商王受無逸曰殷王受【補註】按紂亦名受德其稱受者二名止用一字也故非一人而有二名乎蓋必以生日

名子者殷之質處間錫壽名又殷之文且告天自稱名
播衆呼其名豈尚復有可疑乎哉

散宜生

原散氏宜生名集註亦易孫疏姓作氏最是亦與書孔
傳合但按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女謂之
女皇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則嘗以散宜
爲氏不惟此也孔子弟子若卜商若陳亢若端木賜若
言偃若顏回若仲由若顓孫師若宓不齊若冉雍若公
西赤若申棖若冉耕若澹臺滅明若巫馬期若琴牢若

高柴非弟子者若鬬穀於菟若微生高若公明賈若微生畝上一字或二字皆氏也非姓古男子無稱姓者今集註云云是以女子之所生冠諸男子之首矣

【補】尚書大傳散宜生學于太公定四年公羊疏散宜生受學于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脯約爲朋友金仁山曰于大臣則獨舉太公望于近臣則獨舉散宜生孟子當時蓋別有所考後世不聞其詳爾

師尹

【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不知于吉甫爲何人而其姓實

曰姞故鄭人士之詩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箋云吉讀爲姞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余謂上爲氏下爲姓猶之齊姜云爾宋于云儕非同胥之王謝唐之崔盧畢以氏稱者鄭夾漈識史記莫辨姓與氏竊恐詩集傳亦爾

論尹氏始見于陶唐漢書古今人表上中有尹壽爲堯師下中有尹諧湯所誅見孔子家語至周武王時有尹氏入士暨尹逸見逸周書克殷解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大雅崧高序崧高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至幽王遂用師尹

詩古義引汲郡古文幽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竹書作五年）皇父作都于向按十月之交六章云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四章云皇父卿士鄭箋云皇父字古今人表皇父卿士與幽王寵后同列于下下愚人節南山詩云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箋云責三公之不均平又云昊天不平箋云師尹為政不平大學引詩見平天下者用大臣不可不平也據此當補註云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姞姓字皇父

君陳

【原】孝乎惟孝句 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孔子所引書之辭不知出何篇魏晉閒晚出書竄入于君陳皆以爲成王策命君陳語且勿論秖怪鄭康成禮記註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疏引康成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補註】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按左傳凡蔣邢茅胙祭支子凡六合之禽父以元子受魯公而次子世爲周公則八人矣惟披公以爲君陳蓋如君奭君牙之儔非是 書音義亦據鄭註明確至此柰何因朱子未及蔡傳所不言槩從抹煞此與不知孫爲皋陶之子者何異

【補】汪氏愨庵曰禮記禮乎禮句法與孝乎惟孝正同法

言中尤多疏證所引公羊賤乎賤爾雅微乎微素問形乎形神乎神句意皆不同孝乎惟孝包註美大孝之辭乎字不當作于引作于者誤也孝于惟孝眞不辭矣

石門

原 蔡邕傳釋誨曰石門守晨章懷太子賢引論語鄭康成注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 補註 又見張晧王龔傳論註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接石門爲魯城七門之一外此如左莊三十二年傳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之註稷門魯南城門公羊閔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註莊門魯南城東門也據左

襄二十三年傳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是也爭門
吏門按闞說文淨魯北城門池也从水爭聲士耕切是
字門即以此水名者文作爭省久在宣十八年傳有東
門按即襄仲之所居哀十一年傳次于雩門之外註南
城亍也
皆是此惟淡去春秋未遠故鄭能實其所在若宋儒
第云地名而已竊以此等之跡斷宜遵古若義理人必
同然後有勝前處錢牧齋盡埽而歸之漢過矣

補皇侃論語義疏本晨門上復有石門二字按子張問
達章皇氏疏引沈居士曰若長沮桀溺石門晨門有德
若此以石門晨門四字爲稱可爲石門有複文之一證

吳孟子

原 少讀陳大夫君取于吳爲同姓二句文云人主之令有所行亦有所不行曰必無敢爲顯言之攻此令之必行者也曰必無敢爲微言之刺此令之必不行者也於是一國之中有吳孟子之號矣孟子昭公所自爲稱也冠吳于孟子之上則非昭公所自爲稱也後讀孔穎達疏左傳論語謂之吳孟子蓋時人常言 補註 哀十二 作僞正義 疏禮坊記謂之吳孟子是當時之言有稱吳也乃知陳大夫文本此乎尤愛疏得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云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策若娶齊

女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娶宋女夫人子氏至自宋【補註】按毛氏汲古本無娶宋女至至自宋十字此孟子初至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例其文故經今無其事【補註】以上見十二年經正義加以死但曰孟子卒則吳之一字當日不由自昭公口決矣

【補】同姓之昏如周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及左傳襄二十三年晉嫁女於吳二十五年崔武子取棠姜二十八年慶舍妻盧蒲癸昭元年晉有四姬皆是春秋于孟子

以隱辟書之豈所以深責秉禮之魯歟按毛西河亦謂魯止稱孟子當時故加以吳字其曰謂之者謂魯人謂之也此與坊記所云猶去其姓而曰吳同意若謂昭公自諱使若宋女則昭公未嘗加吳字正與閻氏說合

子程子

原或傳常熟錢公與人論學曰讀書某不敢言只童而習之之四書四書而又大學大學又開卷之第一二行子程子曰四字既程子矣曷又子之且程子明道乎伊川乎何不明標出此四字已不能解矣人多莫能應余

曾代謚之曰公羊傳隱公十有一年子沈子何休註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張湛註云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朱子自以淵源於程子故復加以子字朱子初著書引明道語則曰明道引伊川語曰伊川後來眞見其見弟學術之同言辭之合盡去明道伊川字面總一程子曰迄今讀近思錄者可知大學初學入德之門其他莫如論孟語出伊川先生而集註則渾然所謂彼一時此一時耳於答是也何有

補全謝山曰宋儒以子程子爲稱本于公羊傳亭林不以爲非而西河力詆之按是在明莊烈帝已嘗詰之謂以爲子程子爲尊稱何以不稱子孔子何以不稱子孟子不始自毛氏也然毛氏所難亦未悉攷之宋人如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爲尊稱矣唐人劉蛻得亦自稱子劉子又先乎此是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之例也更遠攷之荀卿稱宋鈃爲子宋子王孫駱稱范蠡爲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師弟也顧氏據公羊所言特其一節耳

閔子騫

原湛園未定稾曰夫子作春秋賢之書字僅十二人弟子無有以字稱者稱閔子騫是直述時人之辭當時其父母昆弟皆謂之孝矣而時人亦同稱之曰孝哉閔子騫此所謂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也若其他則固無有是稱矣

補或問胡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三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後母子騫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後

至均平遂成慈母此夫子所以稱之也且夫子于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金仁山曰以例言之當名但此篇乃閔子門人所記故記其字

匡章

【原】顧麟士曰匡章當名章字章子【補註】金仁山亦謂章子匡章字是公都子稱其名而孟子稱其字也蔡虛齋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章子是字今去御子字猶之曰顏淵耳是孟子稱其兩字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也皆非也按戰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爲章子蓋于人名下繫以子字

當時多有此稱謂田盼人稱爲盼子田嬰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爲冉子皆此類

補註 按莊子盜蹠篇章子稱匡子如田齊世家檀子索隱謂大夫皆稱子則不徒以子字繫名下也

戴盈之

原 孫學翼讀集註盈之亦宋大夫也來質盈之似是前戴不勝之字勝音升名與字正以相反知爲一人余檢孫奭疏究同賞其能言又今茲杜註左氏云今茲此歲集註亦畧

補 荀子解蔽篇唐鞅蔽于欲權而逐載子楊倞註載讀

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按不勝與盈之
趙氏不以爲一人朱子從之金仁山曰戴不勝戴盈之
宋臣疑皆戴公之後故以爲氏二人問答計皆宋王偃
欲霸天下之時則亦不以盈之爲卽不勝也字典勝字
注云唐韻識蒸切音升又詩證切去聲韻府二十五徑
引孟子謂戴不勝讀若詩證切孫疏似不足據

莊暴

原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莊暴對孟子猶三稱名而
孟子于王前不一斥其名曰莊子此爲記者之誤集註

亦嘗余最賞宗陳善曰莊暴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之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

補註 以上見捫蝨新語汪氏琢庵曰陳善作悅樂之樂文義極通集註偶沿古注之誤耳

貞通人之言也蓋孟子嘗告齊宣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一旦語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爲好禮樂莊暴庸臣縱不能對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咨詢何如乎正緣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辯之甚悉卽齊宣

放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耶不可比而同豈孟子之言先順其君以非道而後轉之于當道耶應不至此必讀爲悅樂字文義方協大抵詩書無口寃直難明後人多爲先儒成說所壓折而不暇自伸其心思目力以追尋聖賢微文奧義於千載之上遂相率而爲矮人見耳悲夫旋檢郝氏孟子解亦曰樂樂猶言樂其樂上樂謂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即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爲王言樂郝氏孟子解一段亦截潛邱劄記

瞽瞍殺

原孟子或問著于淳熙丁酉後以不復釐正遂不得與學庸並傳其實有勝集註者如父母使舜完廩是也其辯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爲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瞽象雖惡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爲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爲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說惟程子以爲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

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瞍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爲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爲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于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即此焚廩揜井之事也且聖賢于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辨者哉補自林氏至此皆或問語汪氏琬庶日或問理精義確毫無可疑以上章舜往于田等句推之文義一例其出眞古文可知史公嘗從安國問故故得見眞古文余謂世誣舜以瞽瞍殺已孟子則辨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辯其未嘗有凡于傳譌之迹未有不辯

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君金氏謂只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辯殆幾于戲矣人固習而不察耳父母使舜完廪七十九字疑爲古舜典之文詳尚書古文疏證補註見卷二第十八

瞽瞍底豫

原底豫集註以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者實之非也余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底豫時候較舜之身爲庶人僅云不格姦者殊有淺深次第之不同只

覲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節有爲不順于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節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於畎畝之中事也況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猶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予不能得之于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妻是君并不能得之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傅會之概未嘗設身乎處地與爲按交切理者也大抵觀但不至于忿懟其格淺觀能諭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踰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

余特標而出之以與上條韓䟽象參觀焉補注亦見疏證卷十八

爲王兩行者

原當日爲王兩行者豈有不通姓名之理爲其入可客作七篇時遂從而畧之止曰客而章中然有妙義未經拈出補注以下見潛邱劄記答萬公擇書蓋嘗讀朱子跪坐拜說曰儀禮禮記老子所言坐皆謂跪也然記有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則跪與坐又不同疑跪有危疑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少安者爲坐小雅不遑啓居傳當作箋云啓跪也爾雅妥爲安坐疏云安

定之坐也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因恍悟趙氏註於坐而言曰危坐於坐我明語子單曰坐蓋危坐者客跪而言謂孟子之言逆不聽然後變色而起孟子于是命之以安坐以聽我語此兩坐字殊不同而孟子文字止于前後者兩坐字中間絕不敘客起立之狀而起立自見此文章家草蛇灰線之法趙氏註則于勿敢見下先補一筆曰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爲下文坐字張本漢註精妙

至此宋儒不能及也復檢鄭氏解亦曰請勿復敢見者起而告退之辭

補 通鑑不紀去齊之時綱目於周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下始書孟軻去齊誠爲特筆按致爲臣而歸斯時尚屬未行故王旣就見猶思中國授室謂時子爲我言之此王欲留行之章章者逆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孟子拒而不受然後去齊宿晝晝與澅通水經注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俗爲宿留水因三宿出澅名之攷時水卽乾時左莊九年傳註云乾時齊地時水

在樂安郛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後漢郡國志博昌有時水注引左傳及杜氏註同路史少昊後嬴姓國時於博昌有時水下引春秋乾時元凱註并齊大夫時子然則時子或氏于居既居近澅水適因孟子宿晝遂欲爲王留行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直以前此爲王留行未曾親見孟子嘗曰情事或猶可想見云

蒯聵輒

原蕭松齡不公夫子爲衛君乎全章文云衛之亂所謂以淫始以兵終非乎聵不子而負故懸于前輒不子而

起大惡於後聵與輒而不仁厥罪惟均而君子尤亟惡乎輒何以言之宋朝召而艾豭興歟聵之欲刃其母動於恥也動于恥則猶有母存焉簡子送而發兵以拒輒之不納其父將于利也皆于利則是終無父也猶有母者聵終無父者輒繇是觀之兩人之獄定矣君子而不忍爲聵也忍爲輒乎癸卯交木公于京師曾舉此段議論今忽已三十八年能無慨然

補 明人唐海觀游此題文云聖人固不爲輒并不爲蒯聵吾知蓋在公子郢矣於何知之於其論夷齊知之蓋

夷齊古之以兄弟而遜國者也稱夷齊猶稱郢也觀其為夷齊而其不爲輒與蒯聵可知矣觀其不爲輒與蒯聵而其必爲子郢亦從可知矣直據衛君待子而爲政章圈外註胡氏說立論提出兄弟二字爲爲公子郢證據較木公說似益精確

泰伯

原集註貶不善于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讓主君臣立說者近大巳氏尤加傅會殊可痛疾余取歸熙甫泰伯論爲尚論論編删緐本出以正之曰辭取之際惟

聖人者爲能盡乎天下之至情何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于叔齊之不敢受則是其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去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至泰伯則不然不讓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然後可以行伯夷之事遂伯夷之志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焉者此夫子所以深嘆其不可及也蓋太王之欲傳歷及昌也非如晉獻漢高徒

少子之是愛也亦非爲昌之終必翦商爲數世後伏苐除之謀也不過曰代有殊德天下將長享其福云爾是固爲天下之公心也使泰伯知其意而猶與之並立于此大王賢者卽心爲天下而終以長幼之節不忍言吾卽明言而公讓之弟亦將終爲叔齊不忍受是亦奪之終不獲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夫父有志而吾順而成之且如是其曲而盡也世之說者不深晰其父子之情而彌謂其全君臣之義夫弟于商獨非君臣而乃以蔑義之事推而付之也乎且又何以爲傳之者地乎而子乃

曰至德乎夫德莫先于孝孝莫先于承志孝子之事也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而非聖人則固不能盡也

補汪氏瑟庵曰左傳泰伯不從謂大王卒時泰伯不在側耳集註乃移入有翦商之志之下與左氏文義何啻千里此致誤之由似當揭出

則之野

原古人文字敘事未有無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衆得望見馮婦若如宋周密明楊愼斷士則之爲句以與末

其爲士者笑之相照應而野字遂屬下野但有衆耳何由有馮婦來此爲無根或曰固已恐從未見則之野此句法余曰周書則至于豐

補劉昌詩蘆浦筆記曰余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太平御覽引孟子亦曰野有衆逐虎援有衆逐虎上連野字爲句更可證蘆浦之讀先著于北宋初若周密志雅堂雜抄楊愼丹鉛總錄又其後焉者矣

不教子

【原】古人文字脩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子謂不肖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肸又無子子訓賢子也不然嘗日楊食我見存禮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為周公之于伯禽孔子之于伯魚一輩子言矣西安葉秉敬全章文得之

吾有所受之

【原】吾有所受之也為世子答父兄百官語者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此解首發于趙氏【補註】趙註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

我受之于　繼申于三原王端毅公寶勝集註讀昭元年孟子也
傳晉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惟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恍悟父兄百官兩引古後截然而止不復措一辭尤有餘味文法何其與左氏類也

懷寶迷邦二段

原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兩曰字仍屬陽虎語非孔子直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余蓋讀史記留侯世家而悟用世

家云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

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七曰字皆子房自爲問答語于漢王無涉又云且天下游士至陛下事去矣一段亦是子房直至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始爲漢王語宛與論語文法同

補毛西河謂明儲郝京山云前兩曰字皆是貸口中語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

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皆張良自爲問答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爲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按此似先得閻氏之意者孔子世家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此亦子西自爲問答史公往往有此筆調汪氏瑟庵曰引孔子世家一段推廣尤妙但四書中如孟子子以是爲竊屨來與以下皆孟子言亦與此文相同夫

子之設科也唐石經子尚作予故趙註不悞但不知曰殆非也四字亦皆孟子言耳又有以論語唯求則非邦以下皆孔子言者亦備一說

五十而貢三句

原 古人書有蒙上文下文不復詳者法莫著于禹貢如兖州貢道浮于濟漯達于河下文靑州便浮于汶達于濟不復言達于河矣又下文徐州浮于淮泗達于菏此從說文不作河菏者澤名爲濟水所經亦不復言達于濟矣至揚州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且不復言達于菏不復言

者蒙上文也此古人省言之體也又有下文明點上文且渾然者法莫著於豳七月篇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在野在宇在戶皆蟋蟀也然勿遽露直至牀下句方點出既見倒插之奇又省卻上三蟋蟀字面又一省言之體也今日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句各宜有畝字只末用一畝字以總承上明從毛詩得來孟子文法等閒拈出矣

補　五十七十百畝之數劉氏皐氏謂夏時民多家五十

畝殷漸少家七十畝周民至稀家百畝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百畝止稅其五十殷政稍急增稅七十周政極繁畝盡稅之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田尚少故授止五十畝殷時漸廣周大備故日增徐氏謂夏民儉約故授以五十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加多按以上諸說皆非是帝王之興首立度量三代授田異者只步廣狹不同故數有多寡非七十有加于五十百畝有加于七十也如果代有所加則殷周既有天下必取夏殷之田悉爲紛更勢且至于盡溝洫爲用畝

破田畝爲溝洫督責迫促疲勞怨讟普天之下無一得所之民矣湯武聖人豈若是乎易曰改邑不改井此之謂也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所謂古指殷時言所謂今卽指周言殷周步皆六尺四寸司馬法言六尺爲步蓋後世尺更廣故步之尺寸不同但殷尺大周尺小殷六尺四寸之步以周尺應之已得八尺而周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短于殷步一尺六寸故殷之百畝爲周之百五十六畝

二十五步王制文鄭等而下之殷之七十畝爲周之百畝有奇明矣夏之尺步雖不可攷然殷已廣于周矣夏之廣於殷不從可推而見哉

顏淵季路侍

原顏淵季路侍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德也冉有季路見于孔子冉有少季路二十歲而先冉有者重首事也只此敘法已具衮鉞云

令尹子文

原鬬穀於菟爲令尹始自莊三十年丁巳代子元終于

僖二十三年甲申子玉代凡二十八年此二十八年間有三已三仕之事不知代之者何人傳文不備及楚世家所未詳只宜以論語爲信至孫叔敖之令尹見宣十一年癸亥叔敖死于楚莊王手約令尹僅七八年以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莊子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𨚍荀子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原係子文事傳譌而爲叔敖耳大全辯載一說謂孫叔敖實三仕三已傳譌而爲令尹子文不信論語眞顚倒見矣

補春秋時楚之爲令尹者子元以後如子文莊三十子玉僖二十三孫叔敖宣十二子重襄元子辛三子囊五子庚十五子南二十一薳子馮二十二子木二十五薳罷昭元子旂十三子瑕十四子常二十三子西定四子國哀十六凡十七人惟鬭氏成氏出自若敖繹史或曰成得臣即伯比子也汪氏懸菴曰以時攷之伯比疑鬬祁之字但杜解于伯比但云大夫世譜今已亡缺蓋不可攷矣按國語楚鬬且云昔鬬子文三舍令尹鬬且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同氏其說寧不較史記孫叔敖傳鄒陽傳莊子田子方篇呂氏恃君覽

諸書爲可信全謝山曰自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文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先生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尚可言忠乎

子羽公孫揮

原憶王源崑繩讀左傳來問鄭有七穆謂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也又有羽氏補註襄三十年傳羽頡出奔晉林氏以爲子羽孫雖穆公子以非卿故不在七穆之列行人子羽

爲公孫揮他若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見襄九年傳者皆穆公之孫故稱公孫然則子羽亦當爲某公之孫不可攷乎余曰杜元凱以公孫揮爲雜人見世族譜因笑公孫揮辨于四國大夫之族姓而不能偁己之族姓流傳于後亦一異

補 唐書武平一傳曰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左傳註鄭穆十一子繹史穆公十三子靈襄嗣位其十一人爲大夫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惟言七穆按行人子羽汪氏琬庵曰周禮行人釋文戶郎反職掌行列

之事如漢之大鴻臚與春秋之主使命者不同小行人雖兼掌玉幣省類亦非出使也時文襲用屢誤故正之

顏回

【原】仲尼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補註】按經義考亦承其誤余謂三十下脫七字蓋生于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于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補註】按家語顏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此剝者標辨命論所以有顏回敗其叢蘭之語也是年伯魚亦卒在前不然則如王肅註鯉也死有棺而無槨為設事之辭豈不笑滚了人【補註】按索隱亦言回死在伯魚前故知以論語為設辭此似承[illegible]肅之誤者

宰我

[原]史稱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夸其族孔子恥之小司馬大蘇皆各爲辯正引關止字李斯上書以證余獨愛洪容齋一說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己意見識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爲尤妙蓋從虛會出云

[補]余謝山曰宰我不死于舒州之難先正辨之已悉野處洪文敏公據賢于堯舜之語以爲當在孔子身後閻

氏極稱之按謂宰我死于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者
盡攷呂覽說苑則是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恒死不過
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路似反過之史記誤以爲
陳恒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又以爲闞止之譌則
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二士匄魯有二顏
高齊有二賈舉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
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不必恥則不必諱
若以賢于堯舜之語爲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
則野人之言也

冉有

原 冉有以哀公三年己酉季康子召至魯十一年丁巳與康子問答中間既從陳蔡又使之荆自不仕季氏意者家臣員輕故可暫捨師門謂重仍須省侍乎亦可謂服勤者矣又爾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赫然以文學名此文學豈後代文人學者所畧能髣髴而年纔如許異哉

補 朱竹垞曰按七十子冉氏居其五冉子雍字仲弓冉子求字子有冉子孺字子魯或作會冉子耕字伯牛冉子

季字子產古今人表冉伯牛仲弓居第二等冉有居第三等宋荔裳冉公子傳曰冉公子者赫胥氏之苗裔也赫胥氏有二子曰胥曰任子孫繁衍夾河瀕而封焉督爾長故處之上游而任所分地適河之最下也初不肯就國既弱冠然後出費帝事兩姓常侍左右起居上下登夜必備帝所乘驪龍頷下有物垂垂如捲牛之施帝顧謂任曰爾何似吾龍髯之甚耶因命之姓曰冉氏然則聖門冉有其即赫胥氏之苗裔歟

子游

原　魏華父曰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辨】（陸德明曰檀弓魯人胡寅曰曾子門人劉彝曰篇首言子游及篇內多言之疑是其門人所記）而一篇之書獨于子游極其稱譽雖于孔門諸子卒多譏評又以言曾竝列其是言而非曾者非一幾若偏於抑揚然即其書以考之大抵當典禮誚闕無所攻訐之時人之有疑弗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關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雖然哉叔氏之詆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于文學茲其爲文爲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信如朱子所謂袞

傑之士矣

顏讎由

【原】顏讎由【補註】孔子世家稱顏濁鄒顏師古漢書注稱顏涿聚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云

【補】馬永卿懶眞子孔子主我引作夫子主我按彌子欲借重于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愼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泰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

其道當時誇孔子者且不僅造爲癰疽瘠環言矣

申詳

原 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是陳之顓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爲婚姻曾西即曾申曾元之弟曾子次子以爲孫者非公明儀見檀弓註子張弟子見祭儀註又曾子弟子 補註 孔穎達檀弓正義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 公明高亦曾子弟子也 補註 趙岐註疑尚與儀爲昆弟 補註 按又有公明宣劉向以爲學于曾子 段干木世稱受業於子夏之倫之倫承上文子路子張澹臺子羽子夏子貢

邑而段干木與子夏皆客魏則爲子夏之弟子可知

補注 段干李姓邑也段邑段後邑子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自宮表遂以爲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疏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姓書或更以爲鄭共叔後抑又妄云呂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補 毛西河云申祥子張子見檀弓註然以顓孫氏之子而改姓申舊猶疑之況此是詳字不是祥字故趙註但稱賢者安得謂子張子也按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孔疏二國人言申與顓

相近或曰顓孫合聲爲申

史魚

原 哀九年晉有史趙史墨史龜史皆官名非氏也襄二十九年衞有史狗史鰌茲史朝之子史爲氏非如集註云官名 補註 繹史衞世系有史朝史狗史魚云別族有史氏則非官名可知 余嘗愛仲尼論史鰌直能曲于人 補註 潛邱劄記鰌有君子之道三一曰直能曲于人 猶吳公子札論樂曰曲而有直體併玅

告子

原 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

趙篇者自名一人趙氏偶于告子篇誤註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于孟子執弟子問者朱子亦沿其誤移註于公孫丑篇此辨正之未盡者也

補毛西河云告子名不害此見趙岐註而又錯者正義云盡心篇有浩生不害趙疑即告子因謂告子姓告名不害浩生其字也及注浩生不害則又曰浩生姓是告子一人不害又一人趙已自矛盾矣此又焉得取其矛盾者而反爲合之按經義攷浩生告亦作不害宋贈東阿伯亦誤合爲一人

百姓

原 百姓義二有指百官言者書百姓與黎民對禮大傳百姓與庶民對是有指小民言者不必夏代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是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下註脚曰舜帥諸侯爲堯三年喪喪並平聲持服曰喪如喪考妣三年自檀弓方喪三年耳並如蔡傳之云云者哉

補 潛邱劄記喪服翼註云按百姓如喪考妣三載蔡傳

云百姓圻内之民大非孔安國傳雖晚出然多本于王肅解百姓爲百官蓋有爵土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内如舜及四岳九官等外如十二牧及十二州之諸侯孟子所謂舜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蓋百姓二字孟子原知不舜在内方作此辨證不然果圻内之民孟子生千載下何從而知舜同諸侯爲堯持服也此卽以經解經恐元陳樵先生不應獨美于前矣

少艾

原 炳燭齋隨筆曰慕少艾以艾爲美好集註雖本趙氏

殊若不甚確蓋古人呼男色爲艾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國語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今爲天下之工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此數艾字正可解孟子少艾之義楚辭少司命幼艾指女色戰國策幼艾指建信君男色各不同

補少艾兼美男美女言如左傳艾豭指宋朝晉語好艾指二五趙策幼艾指建信此呼男色爲艾也齊策六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而誘注孺子幼艾美女也此呼女色爲艾也若九歌少司命竦長劍兮擁幼艾王逸

注謂少長僉舉了謂倪耄義門讀書記謂嗣君並不指女邑汪氏瑟庵曰少司命幼艾古無指女色之說閻氏不知何據而以駁集註殊不可解至新安文獻志所引差減之說孫奕示兒編亦同此所謂野語者也

武丁至紂

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凡九世集註云七世〔補註〕義門讀書記元校作七九者得毋以祖甲爲祖庚之弟庚丁爲廩辛之弟并之也弟于一世乎然則國語何以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仍數庚丁此紀上文自中丁以來比九世亂皆數其弟

乎古所謂世者蓋指在帝位歷年而言無論其行蹟集註實誤

武王末受命

原武王末受命末猶老也說者遂眞信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爾時受命有天下歲在己卯年八十七金仁山極辨之以爲果爾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者孔疏亦云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陳澔又云聖人雖愛

其子豈能滅巳之年而爲之哉快哉論也但仁山從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崩則有天下方四十八與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耳而得謂之老乎總不若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生當于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崩乙酉年六十六故曰老庶幾近之

補禮記義疏文王世子註家謂文王年十五生武王而武王尚有兄伯邑考文王生子不太早與武王九十三

乃終而成王尚幼不能涖阼武王生子不太晚與且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薨年武王已八十三又十二年大會孟津伐紂則九十六又七年崩則百有三歲矣竹書紀年作武王年八十四金履祥引入通鑑則以爲五十四孔子所言征伐諸侯之年攷之他書多不合也至于帝與九而文曰吾與爾三并附會亦有難通者此直傳聞之誤倘而不論可矣

弟子蓋三千焉

原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

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嘗舉此段以示友人曰此古今學問大關鍵處朱子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入字自弟子益三千起截論語序說中不知太史公重提叙教法正爲下通六藝者張本補註陶潛群輔錄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詞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按朱竹垞謂今考定傳易者爲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刪之殊失其意友人請故余曰古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故孔子亦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如是四

者而已至周易者卜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掌于太卜職于太史非士子之所肄習惟孔子晚年喜贊易懼修春秋始合所删之詩書所定之禮樂而成六經

補註 杭堇浦曰六經始于經解易詩書春秋禮樂是也漢興制氏善爲樂世世掌太樂官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故立博士祇于五經按六經陳迹之語始見于莊子天運篇

一名六藝故曰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當日之時教只以正業正業者詩書禮樂其能兼通易春秋二經者七十有二子耳弟子列傳首引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若以六藝與周官同則禮樂射御書數司徒

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養國子豈必異能之士哉集註弟子章於文云謂詩書六藝之文六藝本屬射御等而冠之以詩書精矣備矣

陳蔡臣服于楚

[原]論語序說如蔡及葉朱子註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圖之金仁山謂陳蔡從楚耳非爲之臣兼蔡又兩屬于吳故圍孔子乃哀公六年壬子事先是元年楚子圍蔡蔡叛楚卽吳請遷二年蔡遷吳之州來州來今壽州所謂下蔡者是三年蔡

放其大夫于吳四年蔡昭侯將如吳爲公孫翩所弒公孫辰出奔吳并不見屬于楚六年吳伐陳楚昭王救之卒軍中止陳屬楚前編之辨核矣而猶未精也

少正卯

原少正卯補註康誥有少正蓋官之副貳也左傳鄭有少正公孫僑家語魯有少正卯則少正之名其來久矣之誅朱子素極辨其無而論語序說猶載此又蓋羣之未盡者也陳幾亭曰蓋聖人行誅必其人有纍罪與衆棄之未有出人不意但爲其宿昔奸雄桀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此穰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

政之道耶

補荀子宥坐篇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余仁山曰朱子謂少正卯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得齊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爾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稍以為決乎按朱子之言如此予此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爾

曾點鼓瑟

原陳幾亭曰某每怪曾點鼓瑟三子之撰一一入聽聖

容微哂明見無遺耳目交用不妨手揮大是異事後世訖無疑其故者何哉余謂仍有口歌蓋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一人歌者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當點承夫子爾何如之問口已罷歌手亦停揮但微有瑟音故曰希鏗爾則投瑟之聲勦下文史稱劉穆之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劉炫左畫方右畫圓

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爲千百載來異人豈知聖門已有其人

補 爾雅釋樂徒鼓瑟謂之步徒歌謂之謠同有鼓而不歌歌而不鼓者論語或問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于其間漠然若無所聞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而起對焉據此亦並非鼓瑟口歌者況潛邱劄記補正日知錄云甯老謂衞靈公聽新聲於濮水之上而使師延寫之則但有曲而無歌按國語註當作師涓不當作師延何不用論語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

邢疏曰鏗投瑟聲也此卽有曲而無歌按劄記本不錯乃忽于此曰仍有口歌又曰無徒瑟者何一人之言而前後自相矛盾耶

曾晳倚門而歌

原 巳未余以薦舉留京師久月以論學爲事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朱子採入集註似可信來問者 **補註** 按潛邱劄記卽陶紫司 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

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黠者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不宗【補註】按尚書疏證作石堂陳普極其辨駁猶未及此因聊爲補之云爾【補註】西河毛氏說正同

【補】禮記義疏檀弓下攻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曾晳少于子路時止六七齡耳未必有倚門而歌事此亦出于傳聞陳氏譏其廢禮亦據記文言之耳按閻氏說本此

秦楚之路

原孟子此章次于牛山章無或乎齊王章之後似是在齊一時所言齊都臨淄距秦西都咸陽路二千里而遥楚南都郢都路二千里而近故皆曰遠也他若朝秦楚補史記六國表齊宣王元年秦孝公二十年六年秦惠王元年十九年秦惠王後元年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于秦孝公又表宣王元年楚宣王二十八年四年楚威王元年十五年楚懷壬元年宣王十年楚威王圍齊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二年敗魏馬陵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以其大國言撻秦楚以其彊國言秦楚搆兵補註史記楚世家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使張儀見楚曰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絕齊交懷王許之遂絕齊使使受地于秦張儀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反報懷王大怒二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

作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楚軍斬甲士八萬秦遂取漢中地懷王乃悉國兵復襲秦戰于藍田大敗楚軍按秦楚交兵載史記者惟丹陽藍田兩戰以所聞之時尚言夫言固各有當也

淳于髡前章

原 孟子與淳于髡問答僅兩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前章似相值於梁惠王朝何則魏世家明云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孟子素不見諸侯秪因惠王延禮始至其國又未嘗仕眞有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補註孔子世家之象髡故發問夫子何不援天下不然于齊則仕矣髡將譏其援之無效與或力不

能援詎肯作是語千載而下殆可以情測哉

孟懿子之兄

原集註南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此不過以昭七年孟僖子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云敬叔在懿子之上故然下文又云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亦未見其定爲兄且昭十一年孟僖子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于泉邱人註云二子似雙生畢竟何忌在先嗣父位謚稱子說在後仕爲大夫謚稱叔而已二子或生於昭十二年師仲尼學

禮時年十三歲南宮名适一名縚與敬叔名說載寶而朝者當二人【補註】毛西河據春秋傳孟僖子會祲祥時有泉邱女同僚女來奔懿子敬叔皆泉邱女所生懿以長自養敬以幼使僚女養之其後懿以長襲敬以幼不襲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以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宮按南宮則謚敬叔叔之為弟何疑

孟獻子魯賢大夫

【原】余讀左氏至宣八年東門襄仲卒而斯胥自是以後政歸三桓矣周公其遂衰乎故宣十八年歸父謀於公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宣伯告於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季則文子行父實為權姦之首不待其子武子宿始專國政如註所云

孟則獻子蔑與季共事者三十四年亦不得如註所稱爲魯之賢大夫此春秋之義也大凡下而盜上者必立賢行美名以外收人譽故能陰操國柄自古篡竊之臣皆階此以濟者二子者非其人乎且大學之取人之言也于楚及王孫圉于晉及狐偃其引畜馬乘八言也大學疏義孟獻子數言似非春秋卿大夫之言也然其以好賢取友豈亦得于師友相傳之緒論歟按通典引畜馬乘兩言直稱獻子爲孟子猶之乎前志也豈眞謂其人能知乎天下之大道哉縱知之亦行與言違矣彼蓋實斂君之政而擅于已已不有聚斂之臣實盜國之利而均于私家

家不有盜臣將見家日彊國日削爲君者其何以挽余著此論自覺頗取駭世聽然誅姦訣於旣死辯弑逆之最早以爲臣子之大防者豈獲已哉豈獲已哉論語因孟非子及其賢孟子因有友五人稱爲賢尚可

補註國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鬬臣五人之名未詳若傳言伐偪陽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此豈其一人歟竊意獻子於樂正裘等則友之矣鬬臣五人則事我者也

燕毛

原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亦本鄭康成註來却爲世所口實顧麟士曰蓋昭穆旣序則分定

分定見分之尊者必是年高而須白者多其位在上少而黎黑者多在下也亦非案毛老也周禮司儀職曰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註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補註】白毛老也至此並見正韻毛一本作耄此以經解經第一義也朱子博極羣書猶未及此【補註】程是庵曰周禮鄭司農註毛老也謂老者在上也鄭氏中庸註燕以髮色爲坐今集註從鄭氏以毛爲毛向髮仍是老者在上意太原閻氏據周禮駁集註未當謂訓詁之學至宋失之者如心廣體胖鄭註胖猶大也與肥多肉也解別後代多混爲一朱子意清修之士豈必盡肥遂易註曰安舒也不知安舒乃泰字之解矣聽

其言也厲鄭註厲嚴正也從不聞有確也解且惟嚴正方與上溫義反故曰變若果確也子溫而確可乎顧寗補註人曰君子之言非有意于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達洪範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又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朴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聽其言也厲按顧氏前云是曰是非曰非即確義後引書正義及居官云云即嚴正義二者似相通也

自作孽不可活書作逭逭猶緩也亦從不聞有此解何如仍鄭註逭逃也本爾雅說文古人下字不嫌重複後代必以有淺深虛實之別者鑿也如辭亦說也集註辭者說之詳然則說者辭之略可知上節放淫辭是放說之詳者耶說者不得作僅辭之略者

不得作而已其可通乎或曰大儒間出著書明道其小小訓釋可以自我作古譬之天子考文一般余曰亦有別馬援當漢光武朝以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并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奏上以為可【補註】見後漢書馬援傳註所引東觀記此一考文也唐開元十三年敕曰朕每讀洪範至無偏無頗惟頗一字於韻不協宜改作陂蓋為陂則文亦會意為頗則聲不成文亟須刊正以免魯魚【補註】按元宗據周易改頗為陂思定字書古義力辨其非汪氏琬庵曰頗陂誠從皮得聲義從我得聲誼從宜得聲宜從多得聲考之古音皆無不叶者

元宗之改惠氏之論俱多事耳此又考文也然則宜何從

王子母死

原 以經解經莫合於喪服記公子爲其母荅以解王子爲其母此厭於父在本無服權爲制練冠麻（集註脫麻此字）麻衣縓緣既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也無厭於嫡母之說厭嫡母誤自趙岐沿於孔疏至宋闌入集註遂爲世所口實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曰謂嫡母在室者後考慈錄成益定制讀自製序文眞有冠履倒置之歎推其失集註自不能辭 補註 按大明令

頒行於開國元年未免仍集註之誤若孝慈錄成於洪武七年始斷自宸衷著爲定制子爲母雖父在庶子爲其母雖母在皆得以終喪三年則父固不得厭其子母亦不得而厭其庶子也有何冠履倒置之歎耶　余嘗欲請於朝爲早加刊正者此類是也或曰子攻舉子業兢兢焉惟集註之是遵莫敢或爽何獨著書不爾余曰今用之吾從周又言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經生家遵註說也若吾輩窮聖人經自當博考焉精擇焉不必規規然於一先生之言則有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等法在聖人嘗日蓄亦並行不悖者且註爲集註傳爲集傳大儒原不敢以一己之說盡經也故名曰集

但所集之時說有不備所集之見容有未定豈無望於後之人乎故每欲重整頓易本義易貲前三日手自更定誠意章其不自滿假如此奈何今之學者猶苦以舉業之見施之竊經朱子有靈吾恐未必以之爲知言也矣嗟乎司馬文正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虞集言早歲從吳文正公學清河元公復初爲行省掾談諸經要義某悉以關洛以來之說答明日復初告吳公曰伯生經學殆未博也某始聞之不以爲然繼取古今百氏傳註之說旁午錯綜而究觀之

然後知不能博通於彼而遽以爲有得於此者非愚則妄是則復初教我也此皆吾輩窮經之說也
補禮記曾子問義疏禮有庶子厭於父無厭於適母自趙岐誤註孟子而諸儒沿之卽朱子孟子集註猶未免沿誤矣按大淸會典庶子爲所生母斬衰三年大淸律庶母所生子斬衰三年此眞當於天理而被於人心不可以破百代沿承之陋而立萬世常行之典歟
秦誓
補秦誓爲史繫於封殽尸爲發喪哭之後書序則謂敗

崤還歸而作王伯厚亦莫能折衷但云二書各不同金仁山竟從史余以左氏傳攷之誓當作於僖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於文三年夏封殽尸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辭哉殽晉之南境從秦嚮鄭路必經之括地志云二殽山一名嶔崟山【補註】地理通釋嶔崟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二十八里自東崤至西崤二十五里註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石坂十二里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即古之殽道【補註】秦本紀正義蘇代謂之殽塞淮南王安謂之殽阪司馬遷謂之殽阨馮異謂之殽底孔

穎達謂之崤關元和志謂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是也

穀梁子曰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余則曰秦穆公之遂霸西戎自殽之敗悔過始也曷爲乎悔過遂霸也蓋悔過是人生第一事以悔實進德修業之第一念也人必悔始克自彊自彊矣大足以王小亦不失乎霸觀穆公之言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時在位三十有三載岌岌乎恐死之將及也余向著論一篇論天子之悔過者爲太甲尙矣周穆王次之諸侯之悔過者衛

敘聖武公尙矣秦穆公次之〔補註〕沈歸愚曰穆公敗崤而還乃作秦誓在魯僖公之三十三年也及文公二年有彭衙之師三年有濟河之師兵連禍結迄無寧歲聖人何以取之聖人不惟其事惟其辭也謂公能悔過實未必爾而其言有當於史書工誦近乎王者之事則從而取之此亦如穆王之車轍馬跡幾遍天下宜若無足錄者而呂刑一書惻然有哀憐無辜之意聖人初不厭焉洵不惟其意惟其辭也

凱風

〔原〕宋晁說之以道詩序之論曰孟子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詩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歟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

黃太沖亟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遂不嫁爲之快絕【補註】按義門讀書記亦謂過小孔疏母遂不嫁之說甚善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焉【補註】以上見章懷註引謝承書云云按范史肱本傳云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歎作詩者能安母於千載之上感詩者亦能安母於千載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嘗日採

詩者親覩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爲聖人所删序偈可非也蓋七子之母徒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眞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乎

補全謝山凱風說示李桐云在昔南雷黃公嘗疑凱風親之過小不當如詩序詩傳所言蓋使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則家門風化所關過亦不小非可以怨爲過其後閻徵君百詩據孔疏解之謂七子作詩自責其母遂終不嫁予因是歎七子有諭親于道之功而其母亦不失

爲賢母蓋能遷善而自新者也詩人不特美七子即于其母亦有取焉矣又云人誰無過能改之則聖人不以爲非然則七子之母固亦名教之所許也

杭堇浦與張承之書云凱風齊魯韓三家皆以爲母過責子之詩而毛以爲其子自責仁山金氏曰七子之母固爲失節然禮律有繼父之服又所關止于一家故曰過小西河毛氏則曰引詩相難必取其相類者惟小弁虐子而怨則與凱風之虐子而不怨者明有關合故同此一過而但以過之大小辨之此又凱風詩義之不出

於一者也

溝洫

[illegible]溝洫田間水道也【補註】朱子曰溝洫之制見于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盡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道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金仁山曰周制十夫有溝溝廣四尺深四尺百夫有洫洫廣八尺深八尺旱則儲水潦則泄水止可當史記河渠書渠字不可以當河字班固取以名其志誤矣【補註】何洫瞻曰此溝洫字卽班固溝洫志所本乃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非用也朱子或問中以濬畎澮距川釋之爲得本意天下之小水無所不治則尺十寸壙無不可宅與上身宮室對照尤密禹當月止二句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如是而已賈讓

奏大川無防小水得入　蓋方其治水輒隨手治民間之田治水所以救溺也治田所以救饑也上世純以民事爲主豈若後代有在官在民之別哉

掘地注海

原歲朝獨坐偶抽架上書得朱子語類禹貢曰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爲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卻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上當愈甚是甚治水又曰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又曰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

漸淺方可下手【補註】傅寅禹貢集解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曰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餘易洩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而不至于衝激以生怒不覺觸悟禹掘地而注之海正所謂下而之水盡殺也在所先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則所謂上而之水漸淺在所後【附註】孟子剳記禹治水之法先下後上故禹貢施功始于冀兗先使水之下流有所歸書所謂決九川距四海此所謂掘地而注之海是也終于雍梁後使水之上流有所殺書所謂濬畎澮距川此所謂水由地中行是也禹當日治水方略等閒爲孟子拈出今人治水專與此三言相反兩漢平當吕經明禹貢使行河王景遣修汴渠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今之治水者只宜勸其熟讀孟子耳

麋鹿

【原】余釋地既釋及人矣宜亦間釋及物蓋物亦地之所生也如大曰鴻小曰雁出毛傳【補註】詩小雅鴻雁傳說文因而例之曰大曰麋小曰鹿註云麋鹿之大者似不可說文麋鹿之屬耳其別處在麋澤獸屬陰鹿山獸屬陽至哀十四年逢澤有介麋焉麋一本作麇介大也介麋謂麋之大者非訓麋大于鹿此亦訓詁之未精者

【補】毛西河曰四書集註補云據爾雅麋之種類有麔麎麇狄四名而非鹿鹿之種類有麚麀麛麜四名而非麋

故舊稱麋陰獸冬至角解鹿陽獸夏至角解麋澤獸形大而角枝向後鹿山獸形小而角枝向前截然兩分按

高宗聖製攷二集麋角解說謂麋解角於冬月令古書不必易靈臺時憲則命正訛以示信四海然則集註補云麋陰獸冬至角解尚沿舊經之誤

狐貉

原 狐性好疑貉性好睡皆穴獸也毛深厚溫滑皆可爲裘

補註 陸佃埤雅狐性善疑貉性善睡皆藏獸也故狐貉之厚以居 說者必以一之曰于貉謂自爲裘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以共尊者孔穎達

遂有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賤故服以居【補註】詩豳風七月四章正義不知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此豈賤者之服非禮之製而聖人盛言之耶讀書不深說多泥獨狐貉之厚以居滿巽元解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燕居又與褻裘複【補註】按格致鏡原引章身擥要云褻裘私居之服也狐貉皮爲之江愼修鄉黨圖考云褻裘即狐貉之裘褻居即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文茵暢轂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夫子亦取此二獸皮爲坐褥以其溫厚可適體耳【補註】鄭氏論語註云在家以接賓客疏謂在家按賓客之裘居家主溫故厚爲之陳氏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蓋狐善疑貉善睡疑斯戒睡斯安燕息者之事也故燕居服之按毛傳說文文選出賦聖士

得賢臣頌註及淵鑑類函服飾部馭字類編鳥獸門几引論語文者狐貉主裘不主裼居主燕居不主居坐

熊掌

原 熊掌卽左傳之熊蹯也 補註 文元年王請食熊蹯而死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宣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疏字書過熟曰胹 或疑掌從手蹯從足在人有別獸何以相同余按爾雅釋獸貍狐貒貈醜其足蹯疏引說文云蹯掌也釋鳥鳧鴈醜其足蹼烏鵲醜其掌縮疏云掌亦足也可知其相通也既思字書掌指本也手有指足亦有指故其本皆可曰掌

補 埤雅熊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按孟

子熊掌卽左傳熊蹯疑皆從手指本言之

黃鳥白鳥

原 緡蠻黃鳥 補注 爾雅皇黃鳥按逸周書王會篇方揚以皇鳥殆謂是歟 毛傳緜蠻小鳥貌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訓緜蠻作鳥聲終嘗從毛傳及韓詩薛君章句緜蠻文貌爲是白鳥鶴鶴 補注 白鳥卽爾雅鷺舂鉏陸璣疏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按周頌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毛傳鷺白鳥也後漢書註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鷺潔白之鳥也雝文王之雝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據此則白鳥指鷺無疑 毛傳翯翯肥澤也雖朱子前有五臣文選註嗺嗺白貌終嘗從毛傳及說文鳥白肥澤貌字林鳥白肥澤

日胥爲是固不得以偶有一說而廢歷來相傳之訓詁者也至宵爾索綯爾雅綯絞也[補註]郭註糾絞繩索謂夜而繩索糾絞也廣韻綯謂糾絞繩索也朱子註孟子正同何詩集傳或云索絞也綯索也[補註]按小爾雅廣器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急就篇註繩謂糾兩股以上總而合之者也一曰麻絲曰繩艸謂之索則不得以索爲絞綯爲索矣文義違反一至此[補註]以上見尚書疏證第一百三幾令人疑傳註非一手安得謂立學官課士子之書而無復有遺憾者與或曰然則立學官課士子爲柰何曰此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意也宋神宗告王安石曰談經者今人人殊將何以一道德

神宗之慮是也但不當以安石之三經爲誣天下【補註】宋史王安石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案玉海楊時三經義辨十卷辨王安石書詩周禮三經義之失朱子出理醇義正自足以壓折之且以尤能重其言第間有漏失處豈容習爲固然余嘗慨唐自義疏行舉天下惟主一說無復漢人之宏博有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之陋【補註】按唐書作不言服鄭非逮宋慶曆間劉原父敞七經小傳作而經一變【補註】七經者一尚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也宋人說經毅然自異於先儒實自敞始遂開一代之風氣宋大儒傳註淳祐一詔已盛行而元代遂以取士明用以攻制義祗蹈虛不

蹠實陋尤不可勝言遂成宏門楊文懿公守陳〔補註〕按明史本傳楊守陳字維新鄞人諡文懿贈禮部尚書自以所見立說務求其是故五經四書私抄成而經又一變〔補註〕文懿公博學多識五經四書時有獨見不泥古說錄爲私抄凡百餘卷如詩書彖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辭詩卷耳乃大夫行役者之作大學本末一章乃治國平天下之傳禮喪大記一篇乃儀禮經文皆超然獨見先儒議論未嘗及是也是二公者誠皆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

跣

〔原〕跣草履也本趙岐註〔補註〕按跣通作屣文選孔德璋北山移文屣萬乘其如脫注引劉熙孟子註曰屣草履可履又通作躧戰國策猶釋敝躧注草履也其實止解履也與史

記屨卿躡蹻之蹻別徐廣曰蹻草履也【補註】虞卿列傳集解又屝亦草屨【補註】釋名草屨曰屝杜氏左僖四年傳註屝草屨疏註云草屨者屨屨通言耳按屝與菲同師古漢刑法志注曰菲草屨也

杠

【原】杠方橋也又非本趙註【補註】按張氏鎰孟子音義杠方橋也集註從之其實止解橋也字有從石者蓋聚石水中以爲渡【補註】爾雅石杠謂之徛註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若從木則橫木以度矣且徒行者奚必用方而後濟哉余嘗謂居居究究爾雅具有明訓雖未必眞出子夏輩要遠有所承而朱子不信趙岐

複壁中作訓詁多不暇按之書籍如灘韋履也之類而朱子却信

盤

原 盤沐浴之盤也 補疑 按禮玉藻浴槃名杅用孔穎達疏說者謂古者五日一浴三日一沐甚或過三日五日之期非同盥漱爲每日晨興所必須此與銘不合所以雅愛鄭康成內則註槃承盥水者韋昭吳語註槃承盥器也直取以易集註曰刻金曰銘 補疑 湯盤以金鑄故金仁山大學疏義引釋文杭堇浦作張芑堂金石契序亦口湯之盤銘三言凡九字

柝

【原】何焯屺瞻曰集註柝行夜所擊木也本用趙氏註今皆訛爲夜行雖監本亦然【補】義門讀書記集註柝夜行所擊木也按元板作行夜朱子本用趙註程是庵曰精註柝行夜所擊木也行夜猶今之巡夜周禮司寤氏掌以星分夜以詔夜士鄭註云主行夜徼候者今集註訛作夜行只倒一字便說不去余謂行夜夜行何嘗壞陸德明左傳釋文柝以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補】哀七年傳註說文作梆一作櫜夜行所擊者恐亦本是行夜【補】按襄二十五年傳註干掫行夜秋官修閭氏註櫜謂行夜擊柝汲古本皆作行夜

伯成子高

原楊子爲我集註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此于楊朱何與當取下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一段方合補註按列子楊朱篇云云已見孟子集註考證何謂孟子以餘力爲之者正指此不惟此也伯子不衣冠而處是說苑而非家語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是淮南子而非莊周不對而出譏甯喜而爲甯殖農家者流譏班固而爲史遷獨任管仲四十餘年餘當作一孔子卒至孟子遊梁百四十餘

年餘當作四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當作八百四十餘年程子生乎千四百年後當作千三百四十餘年後定公十三年適齊當作十四年適衛此初至衛也哀公之十年自楚反衛當作六年此終至衛也凡皆集註之宜釐正者【補註】以上諸條見下之續集註援引多誤註

太公

【原】集註分析姓與氏莫確于太公一條曰太公姜姓呂氏名尚而齊宣王不曰姓嬀氏乃曰姓田氏何與豈真如太史公書混姓氏而爲一者耶史稱禹姒姓契子姓

棄姬姓栢翳賜姓嬴皆是又曰禹之後契之後及秦後分封各用國爲姓故有扈氏男氏殷氏來氏徐氏郯氏等又認作姓既曰造父封趙城族由此爲趙氏頗是又曰非子以造父之寵封趙城姓趙氏却非叢終不了了然然較北宫黝以下叅成括以上或複氏或單氏盡註作姓者猶差勝耳

補 金罍子云太公封于齊爲齊太祖故後世尊之曰太公亦猶田和篡齊爲田齊太祖故亦曰太公也曰太公望曰周公旦曰召公奭或號或爵以名配之故知望爲

太公名無疑又云太公姜姓名牙一名望尚字武王曰尚父按此則集註名尚殆非是

老子

原陳幾亭曰使孔子與佛相晤佛必不滿孔子孔子必與佛佛老雖皆至人然皆自大者也惟聖人終不自大者也所以一晤老子虛懷求教老子頗加譏訕聖人歎以猶龍使晤釋迦達摩之倫見其虛曠玄妙則嘉賞必又在猶龍之上後人見孔子歎服老子而釋氏廣大實又過之遂疑孔不及老老不及佛不知道同者未至之人

必服至人顏孟服孔是也道不同者大能服小小不能服大老子不能服孔子者也非過之也孔子能服老子者也非不及之也仁人以大事小亦此意余謂即以詩人論甫能服白白不能服甫也

補 齊東野語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黃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于旁吾夫子乃作禮于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亦故以此戲之公卽贊之曰釋氏趺坐老聃旁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其詞亦可謂微而婉

矣按馬之書江之贊與陳之論即謂之大能服小也固宜

曾子易簀

原 陳幾亭曰改過眞是第一善事改過徹底不懈尤是人生第一難事或言曾子易簀只是臨死不憚改過此意甚好若考其義尤有進焉大夫所賜之簀士生前可用猶之園亭別館生時未嘗不可居而考終必于正寢故嘗乘未絕而易之然則初用原未嘗過及問而即易乃精義入神之學徹始徹終非但改過不憚也觀其呼

小子時自言戰戰兢兢直貫至死方獲僅免若當時姑從曾元幾乎臨去一刻又有不免處惟不放過此刻存順保得無礙沒寧【補註】此段議論全本臨川吳氏金鼎子嘗載之余謂此足正朱子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之說【補註】說見朱子答王子合

謹按蒿菴閒話楚國曾聘曾子爲相是當時亦曾做大夫來故季孫得以此爲遺既已去位則此物便非所宜故及其疾病一聞人言卽舉而易之此亦可備一說

伯夷柳下惠

【原】郝氏解曰處世自有中行不善不入而亦有包荒之量無道不校而亦有不屑之教若拒之使不可近則隘

矣玩之爲不足數則不恭矣不爲隘故欲同天下于善不爲不恭故不忍棄天下于惡陳幾亭曰二聖人蓋皆于萬物一體有未至處信哉

〔補〕後漢書黃瓊傳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按此即鄒氏處世自有中行意

墨翟

〔餘〕或問墨子人方擬之以孔子而孟子至比乎禽獸得毋甚與余曰非子稱其教曰死無服蓋以服則傷生而

害事曰相率強不食而爲饑不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是何言之悖也竊以大鳥獸苟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其故鄉鳴號躑躅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今墨子教若此是禽獸之弗若矣吾固以孟子猶

寛言之也

補 程是庵曰墨子姓翟毋夢烏而生因名烏以墨爲道墨非姓按此則墨翟前身本屬禽獸故孟子以爲比但其爲教更禽獸之弗若耳

莊周

原 莊周史稱爲蒙人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今歸德府商邱縣南二十里有蒙城卽周之本邑朱子謂莊子自是楚人當時南方多異端者非 補註 歸太僕五岳山人前集序云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按莊周爲宋蒙人蒙城在商邱城外正宋地于

楚無涉例亦涉
朱子之誤者

周嘗爲蒙漆園吏括地志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補註】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正義冤句城在今曹州西南界內曹州春秋之曹國爲宋景公滅于晉哀公八年地故爲宋有莊周故亦宋之官也【補註】此段見潛邱劄記與石企齋書不比苦縣屬陳老子生長時地尚楚未有陳滅于惠王在春秋獲麟後三年孔子已卒況老聃乎史冠楚于苦縣上以老子爲楚人者非也

號曰三晉

【原】齊桓始伯天下莫彊焉齊衰而晉彊晉衰而楚彊楚

衰而吳彊此邵文莊之言春秋形勢括於此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併天下自三家分晉【補註】金仁山曰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至燮父遷晉水之地因名晉其後曲沃奪宗至文公以來世爲盟主末年六卿分晉自相兼并魏斯趙籍韓虔三分晉地爲諸侯謂之三晉而力不足以禦秦始此尹起莘之言發明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者戰國形勢由于此金仁山曰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其皆天下名言也

都大梁

【原】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也余亦曰魏

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去河山之險而就平衍四達之地棄文侯武侯兩代之霸迹而為新造之邦當是時使丞聘孟子必為王定不遷之計有如後世所謂天子守邊者君誠守于邊則一國之人心繫于此一國之甲兵財賦聚于此秦雖强烏能以一口氣而吞安邑哉惟安邑既失

【補注】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安邑注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陳留郡浚儀注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應劭曰號曰梁金仁山曰周顯王二十九年秦公孫鞅大破魏軍魏獻河西之地于秦以和魏都安邑至此與秦界河迫不可都故徙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地

後五十四年遂獻安邑于秦未幾而秦兵至大梁矣又未幾而秦

伐我圍大梁矣蘇買曰我能往冦亦能往者不信然乎蓋始也不過偷旦夕之安卒不振以底於亡我故于魏號爲梁之日即謂畢萬之後已滅不待徵諸河水灌王假降之日矣【補註】史記河渠書索隱引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此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渠其一渠東南流是始皇所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爲官渡水

少梁

【原】惠王九年己未秦魏戰于少梁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古梁國也當時魏全有河西之地故

戰于此六國表秦云虜其太子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卽名申後死于齊者中相距二十二年必虜後復歸魏爲太子復令之將龎涓兵嗟夫齮非惟不仁且不知甚矣

〔補〕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痤是魏相卽衞公孫鞅所事者故明年痤卒而鞅乃犇秦表誤爲太子耳卽且是太子亦是痤不是申趙世家所謂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是也

與楚將昭陽戰

原 事有承譌歷五百載莫辨辨之實自今月始者南辱於楚是也南辱于楚此事本不可考（補註 金仁山曰周顯王十年楚伐魏決白馬之口以水長垣之外十六年楚景舍取魏睢濊之間王草堂曰此爲辱楚實錄）祗宏闕疑雖孫奭疏亦然（補註 孫疏云南則常辱于楚馬陵者按惠王二年魏敗韓于馬陵三十年太子與齊人戰敗于馬陵一爲勝韓一爲齊勝非楚也）奈何以楚世家懷王六年戊戌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卽魏世家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事以當之襄王事豈容出自惠王八（補註 金仁山同此說）或曰綱目通鑑並以襄之年併于

惠之下爲其後所改年然孟子適梁與王問答的在乙酉王豈容預及十三年後事集註謂至于此或曰事具戰國策甘茂曰梁君身布冠而拘于秦蘇秦曰魏王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卽其辱之事也然而于楚復何與焉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

原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卽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者非數獻也班固曰魏界自高陵以東此距安邑指東西言張守節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

魏河西之地此指南北言其地四至固可按又有上郡襄王七年癸巳始入秦守節曰今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其地又即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者也蓋至是而魏河西濱洛之地築長城以界秦者盡失之矣自屬兩截事濰水李氏總認爲惠王補註誤見困學紀聞全云濰水蓋亦主竹書云然誤亦與集註同嘗思秦新都咸陽與魏界高陵最密邇商鞅曰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不信然乎使魏常日常得吳起其人者守于此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補王西河云商君傳曰秦孝公遣衛鞅將兵伐魏虜公子卬魏割河西地以和遂去安邑而都大梁是因敗而割地未嘗數獻地也攷之魏數獻地皆不在惠王之世惟襄王五年獻秦以河西之地七年又獻上郡地至昭王六年直獻秦以河東之地方四百里

齊擊魏破其軍

原惠王三十年庚辰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孫臏傳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爾時魏雖未徙大梁

要處其一都會若韓之南陽走大梁者攻其所必救也
歷涓與韓戰南梁南梁今汝州在大梁之西南六百里
涓果舍之歸救大梁獨齊軍既已過而西矣一句殊不
可解【補註】曹寅谷曰傳所云過而西竊謂無可疑者涓聞信必在齊師及竟之先比去韓而歸而齊師已過而西矣故傳言使齊軍入魏地三日人之云者明是西非東也西西行前三日預設減竈之法若十卒之亡過半也者而乃退而之東以誘使必追而涓果倍日并行以逐之
會按輿圖窮日夜思之
恍悟是相承傳寫之譌原本應是齊軍既已退而東矣
退而東者誘敵之計也下文孫子謂田忌曰云云蓋聞
涓之信即商量退師于是從魏地第一日退為十萬竈

二曰退爲五萬竈三日退爲三萬竈以見士卒之散亡略盡涓見之果大喜倍日并行逐之又巳入敵境矣臏生阿甄之閒熟其山川形勝不待鄉導而知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馬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阿今東阿縣鄄城今省入濮州即州所理是地也兵法所謂無所往者也誘之於此始可萬弩齊發尤異者預刻其到期又白令其舉火行兵至此驚猶鬼神雖有飛鳥曾不能逃況龐涓哉通鑑亦知過而西之不可通也削此句削之誠是但以時正都安邑易大梁爲魏都不知齊與魏

兩都相距幾二千里千里襲人希有得利者齊雖遼寧敢蹈之逾河度陘孤軍無繼臏之智又不肯出此以知與前桂陵之役仍皆大梁字而易魏都者不知兵者也回憶亡友陳祺芳子壽之言天下事莫難于讀書莫奇于用兵餘俱平且易耳余此條不識于讀書談兵亦有合乎否也

固而近于費

疏前漢志顓臾國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爲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氏通典總收于沂州費縣下目

有蒙山有東蒙山有顓臾城又有子游所宰之武城余讀酈注沂水條云治注作沂【補註】酈水從臨沂縣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按其里程相距纔七十里耳故曰近【補註】兗州府志故顓臾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

遠人謂顓臾

【原】徐文長槐駁集註遠人謂顓臾曰在邦域中曰社稷臣曰近于費曰邦內則非遠人也明甚又曰不取爲後世子孫憂則非今有不服事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然淮夷徐戎並興乃伯禽之時非哀公也考哀公

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卽謂邾或曰魯擊柝聞于邾補註哀七年傳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曰敵國則遠人矣以魯與邾世爲仇讎歲尋干戈疆界雖通邈若山河此吳起所謂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皆敵國耶

補 按注疏魯侯爵宜九附庸而春秋注止邾小邾二國桓公十有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杜云皆附庸之世子合之顓臾凡五然惟邾人倔強不服竟以比鄰搆怨

閻氏以遠人屬邾說較確

句繹

【疏】句繹有二一爲邾子地名見哀公二年春王二月經一爲小邾子地名見哀公十四年獲麟以後傳【補註】杜預以句繹爲邾地劉炫以爲小邾地孔穎達云邾與小邾國竟相近句繹所屬亦無定準猶齊魯汶陽之田莒魯爭鄆之事一彼一此豈有常乎按金仁山謂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地當在魯鄒繹山之下

鄒與魯鬨

【原】鄒本邾也當魯隱公元年猶爲附庸以從霸主獎王室王命爲子是其爵次于魯者僅二等耳哀公七年魯

貢八百乘之賦于吳邾亦六百乘是其賦減于魯者二百乘耳故以比隣搆怨勢不下魯竟與春秋相終始何怪乎至孟子時而猶有與齊鬨之事哉

萬斯大曰先儒于邾爲魯附庸非也既曰附庸即爲私屬襄二十七年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以爲人之私則非魯附庸明矣且使既爲附庸當好惡與共憂患相卹攷春秋魯之于邾伐之者十有四敗其師圍其國入其都執其君者各一取田邑者六于他國交惡未若是甚也即邾之于魯來伐者三升陘之戰且獲公冑縣魚

門矣乎邱之盟且懟胥執季孫矣爲魯附庸敢出此乎又庶其以漆閭邱來奔黑肱以濫來奔而文公復遷于繹及其後裒賦于吳者猶六百乘則其地頗廣大抵與爲切近倔彊不相能者也按說文閛字下解云闔也引孟子此語爲證而其音爲下降切丁公著讀此亦作胡降

堯喪

原 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覩堯于羹此卽舜居堯喪之實事註疏皆未

之及而前編亦不引【補】按喪服翼注無末句程是庵謂今文家用見彝見糟事泛作景

慕語

非

居廬

【原】馬貴與曰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最解得確攷戰國二百四十五年間齊宣王欲短喪見孟子滕政毋死既已葬除服見史記兩事而已

【補】儀禮義疏喪服廬不于殯宮何也近則習習則哀心

不可繼而微常則安安則敬心不可攝而散且親方存
子之起居飲食必異所慨其褻也況在殯乎故無事不
辟廟門朝夕啟門而哭所以致哀而遂敬也廬于中門
之外哭無時所以便事而達情也周禮疏倚廬謂于路
門之外倚木爲廬

獻陵之對

原胡三省註高祖獻陵在京兆三原縣東十八里文德
皇后昭陵在京兆醴泉縣西北六十里相距不甚遠當
太宗登層觀以望后也原可並見獻陵祇緣觀爲后作

爲后登故魏徵諷諫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考此年十一月庚午葬后前一年十月庚寅葬高祖以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論妻喪固未除而父喪亦未踰大祥孰爲輕重乎此徵之對誠哉曹子桓所謂好語動人心也

補 金仁山曰唐太宗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帝念后不已于葬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爲毀觀獻陵

高祖陵也王文憲曰夫子誠據禮直言之隱然自足以正名分抑季氏教冉有矣以魏徵事比恐未安

桐湯墓所在

原殷本紀伊尹放太甲于桐宮註似引鄭康成註書序語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爲湯葬地余以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劭在于此虞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桐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爲偃師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地

之術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爲是【補註】尚書疏證云拔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還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情矣史記註謂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余卽如皇甫謐以正之曰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旣以身當國于偃師又焉能時時於桐訓太甲乎仍屬穀熟方近至湯冢劉向則極羣書者也告成帝云殷湯無葬處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于汾陰亳疑衍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

馬端臨曰今河中府是【補證】地理今釋元和志云殷湯陵在河中府寶鼎縣北四十里即今山西平陽府榮河縣也故宋太祖乾德四年著諸祀典迄今不易雖有杜預湯冢在薄城中魏王泰又在偃師縣東兩說吾未敢以為據【補證】後漢志梁國有薄縣註云有湯冢蒙與廣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桐去未遠判然各為一縣當得指桐為湯陵墓地乎按閻氏既不信杜預魏王泰兩說而尚書疏證卻主湯冢在薄縣何也集註云云亦偶誤本孔安國書傳詳余尚書古文疏證卷第四

文王之囿

【原】文王治岐不過曰澤梁無禁詎容有囿至七十里任

樵者獵者以往自是在位四十九年乙丑徙都豐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于豐作靈臺臺之少右作靈囿囿之中作沼皆條然而成故有三靈之名蓋原就南山下一片土爲之林木茂密禽獸繁多方克如是朱子生平未一至關陝與人言讀書玩理外考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甚做所以既不知文王之囿爲即靈囿又于詩靈臺不詳的在何所但想像以爲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疏矣【補說】游邢劉記又與不佞齋書云岐山既容不得七十里文王囿而洪唐靈囿靈臺現在今鄠縣東所門王伯原詩地理攷以文王之囿細註于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之下然爲千確

嵩確者也想像二字弟不甘受於傳有之兩見孟子皆實事不然孟子答以好事者爲之也何如何如按七十里之囿非靈囿在岐不在豐辨見釋地補昔伊川程子親至五丈原曰兵自高地來可勝當時非此地殆不可據司馬懿所謂亮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者此僞言安軍心耳余嘗歎其確識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魏侯斯言豈直爲西門豹治鄴已乎註經書者亦宜然矣

都

原 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只以曲沃證莊二十八

年云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補註】隱元年正義更證以費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墮三都是非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一例語乎因思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樂毅傳下齊七十餘城田單傳復齊七十餘城齊都邑眾多如是而孟子認得其大夫僅僅五人焉亦可謂寥寥也矣

曾子言曰

【原】毛傳直言曰言說文邢疏並同論難曰語穎達疏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補註】詩公劉正義以知論

語註兩改並爲自亦有本但並註于寢不言之下不並註于曾子言曰下註曾子言爲自言似孟敬子來問疾曾子曾不煦顧之矣曾子以捷魯卿也徑告以君子修身爲政之道不及病勢云何其賓入將死言也善已疾之不可爲亦具見焉言之無不周徧如此

〔補〕此曾子垂沒之言卽所謂善言也按眞西山謂成王言威儀曾子言容貌顏色辭氣蓋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故皇疏云欲重曾子臨終言善之可錄

故特云言

紾招

【疏】紾戾也本趙註其實戾當作捩【補註】盧抱經云戾者繆轉之意不必改字音列拗也折也韻會引孟子紾兄之臂而奪之食於捩字下招胥也亦本趙氏繫其足也則集註增出雖用周禮翨氏註然實支離不如用說文胥本作縲縲縮也余謂縮繫也益又從而繫縛之耳

【補】趙註訓紾為戾與高誘淮南本經訓註同按小爾雅訓而戾之謂之綪繆而紾之謂之綫益施之佩服為綪

施之罪人及馬牛爲絏紾兒之臂猶言絆兒之手與摎而紾之訓而戾之同義不徒拗折之而已也又訓拗爲胥孫奭音義云胥謂繩其足也實集註所本按爾雅絥胥謂之罻正義罻本或作罠說文云罠釣也以罠爲釣亦維繫之義但不當用于人茲後耳程是庵曰宋玉勉夫云茞香草白芷之類豚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從而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如此則茞字招字皆從本義本音而與說書之旨正自相通

蘡薁

炳燭齋隨筆曰蘡薁齊栗蘡一足之物也埤雅東海中有

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出入則有風雨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冒鼓聲聞五十里　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之物故曰夔夔也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補〕按汲黯傳作令天下重足而立與漢書同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又後漢書陳寵傳重足屏息桓寬鹽鐵論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　余按酷吏義縱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補〕按漢書石顯傳亦云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　語尤顯白

一 憖類脅肩

〔續〕折枝之即折腰也〔補〕程是菴曰折枝陸氏善經謂折草樹枝集註從之與為長者意殊不屬趙氏註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亦費力陷鉤一云枝肢古通用謂磬折腰肢揖也按臨川陸嘉材謂鈎一

字元禮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以折枝謂磬折腰肢與趙氏陸氏孟子註並見經義考人皆知之無庸贅獨頞鼻頸說文作𩑶按急就篇注同【補註】也作額非額則顙矣【補註】頞亦作額方言中夏謂之頞東齊謂之顙孫奭疏云民皆蹙其鼻頸而愁悶也且按史記蔡澤蹙齃齃卽頞謂鼻蹙眉也吳書諸葛恪傳折頞廣額【補註】見吳志諸葛恪傳注分明頞與額異【補註】釋名額鄂也有垠堮也頞鞍也偃折如鞍也畢秋帆疏證曰說文云頞鼻莖也从頁安聲脅肩竦體本趙註來亦非按漢書外戚傳上官太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霍侯朝竦體敬而禮之【補註】按霍后係許后故事亦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豈諂之謂乎吳王濞傳脅

肩ㄙ足鄭陽傳脅肩低首師古注並云脅翕也謂斂之也揚雄傳則作翕肩注則云翕斂也【補】按脅肩亦作脇肩斂肩脥肩毛詩抑篇箋脇肩諂笑音義脇本又作脇趙岐注孟子云脇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後漢書張衡傳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注歛斂也孟子曰阿意事貴歛肩所尊俗之情也歛亦脅也又潘岳射雉賦雉脥肩而旋踵注人斂身謂之脥肩翕斂其兩肩為卑縮之狀小人之事人者耳

歸如字

【原】歸孔子豚齊人歸女樂註並云歸如字一作饋【補】釋文皆曰歸如字鄭本作饋按鄭註詠而歸亦謂饋酒食與論衡明雩篇謂詠歌饋祭徐廣仲尼弟子列傳詠而歸註歸一作饋同　按歸如字解則云入也還也杜預解歸者不反

之辭此與蒸豚女樂何涉而下此字乎自當作饋孟子書正作餽孔子世家作遺【補註】韓非內儲說同魯君女樂文馬饋餉也遺餽贈也康成註以物有所餽遺賈公彥釋此是將物與人也故舉天下童而習之之時皆讀作饋訓詁不精於此又可見云

【補】歸孔子豚儀禮士虞疏孟子章句俱引論語作饋齊人歸女樂漢書禮樂志齊人饋魯而孔子行師古注引作饋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章懷注引作饋文選鄒陽上書注亦引論語齊人饋女樂按歸當作

饋益信

辭達

原聘禮記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補註敖氏繼公曰辭以達意而已當少而多則文勝而傷于煩當多而少則失于略而不足以達意辭苟足以達則不煩不略爲得其宜按此卽爲命子羽修飾之之意世皆不知辭達而已矣出于此李騰芳辭達而已矣文云彼千夫兹慮而一語忽得其樂可以忘憂若萬變盈前而毫髮有礙其憂甚于廢食固屬名言而金正希徑引入古文中亦僅見

專對

原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之專大全辨載一說曰通義理識時勢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集註專獨也本何晏說者遂謂使有正有介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果爾先王遣聘只使者一人爲上賓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噤無語者聘禮一篇可見專擅也亦與上文達字關合

補漢書王吉傳匡衡亦舉駮有專對材師古注曰專對

謂見問卽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王莽傳選儒生能顓對者注曰顓與專同專對謂應對無方能專其事按此亦皆專擅之義

往遷于豳

原 公劉往遷于豳 補註 括地志豳州三水縣西十里有豳原周先公劉所都之地也豳城在此原上因公爲名 史漢竝稱由避桀前編故繫于桀在位二十二年甲子紀內以公劉當此上遡夏凡四百有八年自不止后稷不窋鞠三世 補註 劉敬對漢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

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卽下逮殷至紂立六百一十二年抑豈止慶節以下十世已乎【補證】馬氏繹史云史記自后稷至武王十五世此本于國語之言也歷千有餘歲而止十五世論者以爲不合事理按世本復有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山海經有叔均今竝補入傳言夏衰不窋失官史以爲后稷之子亦非也漢書侯牟作夌竢而無諸盩大抵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其世系不可得詳矣噫國既爾柰何家獨欲求詳余每遇人家子孫自述其先代祖考之事娓娓及察之頗有逗漏與之辨其子孫定合口去

諸侯會者八百

【原】或問周本紀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不期而會者八

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歸此即所謂觀兵說也直至伊川程子出始辨其無大有功名教亦即張子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意耳何集註既載張子曰復繼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止之語余曰此自出劉敬列傳八百諸侯皆曰可伐遂滅殷與本紀齊世家抵牾者【補註】尚書疏證曰按孟子集註引張子許下繼曰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分明不信殷周兩本紀齊太公世家還師復歸之事既不信胡得又襲用其上文不期會孟津云云余曰史記劉敬傳說高帝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朱子正本此朱子亦偶忘卻誤引前後違反

不顧集註之當早加刋正者又此類

公劉七月

辨自胡仁仲大紀以公劉篇爲當夏代作升諸首補引盧抱經云何予子亦如此金仁山併附以七月篇謂皆豳之遺詩其說曰詩小序以公劉爲召康公之所獻以豳七月爲周公之所陳召公獻之以備燕享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周公陳之以爲矇工之誦使成王知故國衣食之原故公劉列于雅而豳七月自爲風或者顧謂公劉時夏道將墜國介戎狄之間計無文物此公劉七月之詩

葢出周召之筆追述先公之事爾是獨不思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于文夏當三聖後文章尤爲盛其雜見傳記者可想見也公劉詩下視商頌諸作同一蹈厲七月詩上視夏小正之屬與夏令時儆之辭皆同一文軌也豈必待周召出而後始有如此之文哉且周詩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著其出後人手生民之詩述后稷事也而終之曰以迄于今緜之詩述古公之事也而係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後人之作也若公劉之詩極道岡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詳七月之詩上至天文

氣候下至草木昆蟲其聲音名物圖畫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歲而言情狀物如此之悉若身親見之者又其末曾無一語爲追述追憶某某是以知其決爲豳之舊詩也況史氏已明言詩人歌樂思其德乎雖然七月爲豳舊詩固已何以不居二南前而居變風之末與曰詩皆采之當世而前世之詩存者不可泯也故豳七月附於十五國風之後猶商那附于三頌之末也或因問於余曰何以一編之雅而一編之風與余曰先儒固有成論矣公劉言政事也七月言風俗也旣曰風自不得編入

于雅矣余以公劉七月皆被引于孟子喜仁山合而論
之者如此

補孟子集註考證豳周之舊邑公劉所治七月篇豳之
舊詩周公陳其詩以爲曚瞽諷誦之詩用其籥以爲迎
寒暑勞農之樂而凡周公所作之詩與爲周公而作者
編詩者皆係之豳蓋豳岐之地乃周公之采邑云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豳雅豳頌說曰甚矣讀書不
可不詳解而亦未能盡信也吾讀詩至豳風考鄭氏康
成三分七月之詩爲風雅頌孔穎達因之至宋朱子疑

鄭氏之說而以楚茨以下四篇爲豳雅載芟良耜諸篇爲豳頌其註楚茨也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是則存二說矣推朱子之意尚未敢信其必然按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康成箋豳詩以應豳籥分殆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爲豳風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爲豳雅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孔穎達疏

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故一篇之内備有風雅頌也漢唐諸儒皆遵此説而程子亦以爲然乃康成之註周禮與其箋詩又不同籥章之註曰豳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觱發之類是也又云豳雅者亦七月也七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則又以首章爲豳雅也又云豳頌者亦七月也七月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又以穫稻釀酒爲豳頌矣何一人之言自相參錯如是雪山王氏曰

此一詩而三用也謂籥章之豳詩以鼓鍾琴瑟之聲合籥也笙師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以頌器之聲合籥也此以七月全篇隨其音節樂器吹之以合于風雅頌或曰豳本有是詩而亡之或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諸篇是豳之頌朱子謂數說皆通而未敢必也間嘗攷之若以楚茨諸篇爲豳雅思文諸篇爲豳頌則當別標其名不應附于北山周頌也夫周禮言吹豳而甫田言琴瑟擊鼓七月一章周

公陳稼穡之艱難而豐年載芟良耜皆言農事似可通用但無文以確證其爲豳耳鄭氏箋註自屬近古然一章之詩任意割裂亦有未安一家之解詩禮異同未爲定論若云隨時吹之以分音節別爲風雅頌此說尚覺近理故詳載諸說以備參攷焉

禹貢

【原】宋張九成集余取其禹貢論【補註】按張氏子韶有舜典益稷大禹諸論閻氏獨取此篇有曰此一篇以爲史官所紀耶而其間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

川此史辭也禹錫元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水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四訖者盡載以奏于上藏之史官畧加刪潤敘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而謂之夏書然其間稱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自稱祗我之德不違我之行而不知退讓安在其爲不矜伐哉曰古之所謂不矜伐者非如後世心夸大而外辭遜也其不矜伐者在心其色理情性退

如無能之人不言而天下知其爲聖賢至于辭語之間

嘗敘述而陳白者亦不可切切然校計防閑如後世之

巧詐彌縫也使其如後世之人中外不相應豈能變移

造化成此大功哉某因以發之然此書所紀事亦衆矣

而謂之禹貢其間言賦亦詳矣乃不畧及之何哉曰此

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

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懷

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于上若人子共甘旨溫凊

之奉于慈親焉此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茲乎

故不及賦以言名雖曰賦亦非彊爲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煩輸亦如貢物然此所以統名之曰貢也意其深哉嗚呼山川道里水土細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爲言則聖賢之心蓋可知矣其意如此豈班馬所能及哉補註見尚書疏證第九十五

旱麓

原詩大雅旱麓之篇毛傳朱子集傳竝云旱山名不指所在詩地理攷亦止及前地理志補註詩地理攷云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而未及後郡國志南鄭下引華陽國志曰

有池水從旱山來酈注沔水條云南鄭縣漢水右合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池即沱字也更按明一統志旱山在漢中府治西南六十五里一名嶧山上有雲輒雨（補註）寰宇記旱山在南鄭縣西南二十里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雨　此即旱山之所由得名與然鄭箋云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固已見及此

（補）嚴氏粲曰毛氏以旱為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托興皆取其在境內者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按王厚齋謂旱

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周南召南

源周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是非南國諸侯之謂此論發自程大昌大昌平生論多異此却正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相承以爲正風實雜有淫奔之詩若野有死麕雖有東遷以後或王風或齊風若何彼穠矣是此論發自王栢栢爲朱子三傳弟子却不苟同者竊以程氏人尚有從者而王氏則知之亦鮮噫要當俟諸百世後之聖耳

補夢溪筆談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按沈歸愚作周南召南說亦據鼓鐘詩及春秋傳以南爲樂音汪氏瑟庵曰程泰之置南于風外且欲削去國風二字與周官六義不合甚爲乖謬其論南爲樂名則是蓋二南者風之首耳又按朱竹垞跋王氏詩疑謂朱子指鄭衞爲淫奔之作魯齋王氏遂刪去其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刪去野有死麕一篇而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夫以孔子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削之孔子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噫亦甚矣世之儒者以其淵源

出于余子而不敢議則亦無是非之心者也

秦誓

【原】秦誓上謂當作于郩次鄉師哭不當如史記作於封殽尸之時似足正其譌今長夏多暇繙閱秦紀愛張守節正義此一段妙絶補杜註左氏所不備杜子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但云王官郊晉地不指其所在正義云王官故城括地志實有二一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一在蒲州猗氏縣南二里皆爲秦伯取者上文時秦地東至河蓋猗氏王官城是余謂晉

正都于絳絳在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去猗氏密邇既取王官及郊猶哀十三年越伐吳先及郊之郊非晉之遠郊則近郊郊地可知縣補註按括地志又云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又有西郊故城晉人震恐皆城守不敢出秦可謂勝任而愉快矣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正義云茅津在陝州河北縣大陽縣補註按茅津劉伯莊以為戎號司馬彪郡國志云河東大陽有茅津劉昭引杜註云在縣西南有茅亭即茅城括地志云茅亭及茅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水經注云茅亭茅戎號余謂此漢二縣名茲今平陸縣渡河封殽尸正義云自茅津南渡河也點出一南字尤妙因悟初濟河是自西而東及茅津

濟河則自北而南按之輿圖宛然如覩當是時秦如入無人之地矣安得不遂霸西戎哉至左氏曰而避殆從陸路而還於其居雍城云

慶以地

原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于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則孟子所謂慶以地與上文有功德于民者加地卽取于此一州之內也然當其慶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慶有所削天子亦不

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豈若周惠王四年巡虢公守與之酒泉之邑而自損其封畧漢景帝連削楚趙膠西郡縣以入已而致激七國變者哉

補全謝山答李峄陽問開方法云禮記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有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夫畿內千里何所容此衆建不知此開方法也大抵方千里者得百萬里方百里者得一萬里方

七十里者得四千九百里方五十里者得二千五百里此在近世西河毛氏言之最悉請詳述之其說曰方一里者縱橫一里也縱橫一里秖一里者以縱之一里即橫之一里無二里也若方十里即百里矣以方一里而縱十之秖十里耳至橫亦十之則已十其十而為百里然猶十倍法也若方百里則前所云方十里者已百里矣今又十其百而縱行之非千里乎且又十其千而橫行之非萬里乎此非百倍法乎毛氏之說止此若方千里則當以千倍法乘之蓋前所云方百里者已得萬里今又十

其萬而縱行之則十萬里且又十其十萬而橫行之則百萬里此最易曉者然則方七十里以七十倍法乘之得四千九百里方五十里者以五十倍法乘之得二千五百里皆一例也夫誠解開方之法則圻內地方千里除王制所云九十三國外祇封得三十五萬四百里尚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以爲祿士朋田寧患受地有不足乎按此則畿內原有朋田閻氏云蓋原任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特未解封國外尚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耳

載書

【原】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杜註載書盟書也按周禮司盟掌盟載之灋註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氏註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

【補】程是庵曰集註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乃穀梁傳之文太原閻氏據左傳士莊子爲載書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指駁集註殆未檢穀梁也按程氏

據穀梁駁閻氏而周官義疏亦云司盟盟者載其所要之辭于策謂之載書則當作實字解矣

遏糴

原　酈注溫水條曰交土象林縣兩漢屬日南郡自知耕以來百餘年米不外散恒爲豐國補註此係九眞太守任延始教畊犁俗化交土風行象林故能致此不待遏而自無糴者也今之災黎安得遂生長於其地哉

補　周官義疏大宗伯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儆穫更事方嶽中鄰近之國以王命通財以古者以粟

米爲財則不惟無過糴亦並非告糴之私矣按左傳臧孫辰告糴于齊此無過糴之明證

拜下

【原】拜而受之如今之一揖折腰而已再拜而送之則兩揖【補註】爲應部曰闞氏講論語拜而受之曰若今之折腰一揖而已再拜而送之曰兩揖而已夫折腰則尻高首下俗所云打恭者也以此當拜背沿屬首之説不知古無折腰禮古之揖身微俯手平心推向前耳見鄭康成禮注論語上如揖集註曰手與心齊亦其微也至拜下之拜乃再拜稽首也古者臣與君行禮再拜稽首于堂下君辭之然后升堂復再拜稽首故曰升成拜見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

大夫禮覲禮及禮記燕義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
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
下拜登受下拜再拜稽首于堂下也登升成拜也受受
胙也卽其事也因思此距襄二十二年孔子生僅一百
有一年而以桓公之强重以天子之寵命猶且不敢越
焉何一變而徑自拜乎上冠履倒置江河日下可不爲
之寒心哉
賈公彥燕禮疏曰臣拜君凡有三等初受獻拜于堂下

君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此禮之正也酬酒時雖下堂
賓求卽拜君辭卽升再拜稽首其禮殺也至無筭爵受
公賜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禮又殺也
孔子時臣行禮皆禮之最殺者故曰泰大抵禮以漸而
失失遂忘其所由來矣故聖人謹于初臣拜君又有二
等公命徹幂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
臣辭公荅再拜康成註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
禮也不言賓賓禮臣也公彥疏臣之禮當下拜爲正今
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是雖無筭爵已醉而不倦行

臣禮禮之正也此一等也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康成註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公彥疏主君雖辭賓猶終拜于下盡臣之禮爲成拜故堂上不拜主君意猶以爲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此又一等也余嘗欲補註疏者以此昔歸熙甫言人患宋史多某正患其少耳錢牧齋極賞爲通人之言余于註疏亦云爾

儀禮義疏士相見禮臣之再拜稽首其別有三若階下再拜稽首訖而君辭之則若未成然復升再拜稽首以成之是謂成拜其禮最重次則降階未拜聞命即升乃再拜稽首又其次則不降階惟下席再拜稽首此賜爵禮輕故惟拜于席下而已又公食大夫禮巳國之臣拜位在阼階下燕禮主人獻公二大夫媵爵于公皆是也若爲賓則拜于西階下燕禮大夫爲賓者是也聘禮私覿賓降拜于階東視階下爲稍東別于巳君也此亦然故注以爲少就君也賓在西階東欲答拜時擯者

卽辭之而賓拜自若故曰拜也公見其不聽擯之辭乃降一等以示親辭而擯者致辭曰寡君從子而降矣子雖將拜也其興也容此兩辭之閒而擯之拜已訖非謂賓拜未再得辭卽興若然則下文賓升不得謂已拜矣

子思稽首再拜

原孫學翼問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孟子言再拜稽首而受其拜與稽首次第各不同何也曰此從末經指出者周禮吉拜是拜而后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后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

之類也吉拜拜之常故主于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不受

補 鳳應韶曰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原拜之義字從兩手凡言拜皆主手言故禮經有尚左右手之文兩手據地俯伏者拜之正即尚書之拜手玉藻之據掌太祝之奇拜也褒拜以拜之數有加而別振動以拜之容色變而別吉拜以拜時手與尚而別空手以拜而首至手而別頓首稽首稽顙以拜而首至地又各異而別空首頓首稽顙稽首皆拜時有為而為非拜義所主也若肅拜則更以立而俯下手手不至地而別拜主手

言益可見矣朱子曰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據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叩地稽顙而后拜開兩手先引首叩地御交手據地如常兩言手據地拜字畫沙印泥至吳幼清又混稽首稽顙爲一謂以凶禮故易首字爲顙以別于吉遂謂先作稽首一拜再作稽首一拜爲稽顙而后拜矣故稽首再拜而不受再拜稽首而受孟子之文偶有倒順閻百詩據康成吉凶拜之詿幼清稽顙卽稽首之說遂謂先稽首者爲凶拜後稽首者爲吉拜子思以凶拜示不受矣噫以閻氏讀書有識而承誤不辨且兆

復論抑予思當日不受則不受耳而乃以喪禮處豈有此情事耶

姚玉高卒

孫學𧺝 讀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註疑何古驗而今不驗來問余取游氏桂解曲禮鄭氏解禮運二條以示之是子讀罷不覺悚然游氏曰古之觀人者於一指顧一瞻視一謦欬之間其人之賢不肖是非禍福皆可得而分蓋古人以禮爲常一失其節則爲改常則人之禍福宜可得而知也後世之禮不明舉無以爲之節舉

無以爲節者後世之常也有一人焉而失其節亦是行乎其常而非禍福之所及也此古今所以爲異鄭氏曰三百之經三千之儀雖若不勝其繁要皆此心之用操而常存者則委蛇曲折不失尺寸一念之差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食而不知其味語默動止皆非故態矣觀於草木則一葉之萎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觀於天地則一星之隕一泉之決皆元氣之病也聖人爲禮以制天下之心威儀之中存以驗其神明精爽之存亡詎可指登降與俯獻酬裼襲以爲末節而不之察乎先王

歷時禮教達于天下士無賢不肖皆周旋于禮文之中其節奏度數耳目習焉手足安焉不待而少差也於安且習之中而忽乖其度是必其神明精爽之不在是也三代之衰列國公卿大夫猶知奉禮以從事一不中節則有死生禍福之說若越椒之執幣傲叔仲惠伯知其必滅若敖氏之宗文九補註郤錡乞師于魯而將事不敬孟獻子知郤氏之必亡十三補註成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其應信若龜筴蓋先王所以制人心之意猶未泯滅而秉禮君子既能以自檢其身故能以身察乎人也序穀梁

者以爲左失之巫而後世學者不究其本遂以左氏死生禍福之說近于神怪而力排之聖人制禮精微之意替矣惜哉

補 左成十三年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大學衍義曰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違者也能循其則者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

者也故曰敗以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他哉亦曰敬與不敬而已矣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能者養之以福論曰卽以人之一身而言若自勤不怠動合乎禮不孜孜乎嗜慾之循自然體信而達順四支百體不言而喻樂天命獲天福保天爵皆所謂能者養之以福也小人反是怠棄天常終獲六極之應所謂敗以取禍也要之禮以敬爲本敬者德之輿敬怠之分惠逆之機也春秋時諸侯惟以力爭爲先務不知天命之所存人倫之所繫劉康公見

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發爲是論足以繼前聖開後學其義精矣

南蠻鴃舌

原 孫學翼 令之讀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記來賀書中曰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意謂行或自令永州一帶入故其聲如此苟居近楚都爲今襄陽之人聲不至此余頷之

補 趙註云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耳鴃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後動者也許子托

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竝耕傷害道德惡如鴃舌按鴃通作鶪爾雅謂之伯勞左昭十七年傳謂之伯趙氏夏小正五月鴂則鳴謂之百鷯月令仲夏之月鶪始鳴鄭註謂之博勞豳風七月鳴鶪鄭箋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詩疏引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而動陽爲生仁義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

法度

爲一部十三經除大禹謨晩出公羊傳漢始著竹帛外

法度字僅二見一見盤庚上一見論語末要二處不可同一解論語權有五謂銖兩斤鈞石也量有五謂龠合升斗斛也度有五謂分寸尺丈引也[illegible]見漢律志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也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兩日夜分皆同度量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大傳立權度量商君傳平斗桶權衡丈尺始皇紀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蓋未有舉權量而遺夫度者抑未有知長短而不與知輕重及多少並急者特以度一字未足成句配以法字易田制而用之

謂之法是也始皇紀亦名法度師古注邢昺疏正同中
庸言天子之制度下即驗之以轍迹廣狹相距如一此
眞所謂度也武王有天下初豈容不審此祇緣宋儒好
精言性命視此等爲粗迹於度字别作解余嘗讀隋經
籍唐藝文志見漢以來經解詳于名物度數而宋藝文
志則尟有存者盡義理勝也又宋史儒林傳求其援經
徵實如唐儒學傳中人物者尤屬寥寥說者遂譬之圖
畫宋以前畫多尚故事宋以後畫專取氣韻於是實體
難工空摹易善人誰肯舍其所易而難是圖誠爲古今

學術技藝遷變之大關與

補 閻氏以五度證法度確矣惟引中庸言天子之制度下卽驗之以轍迹廣狹相距如一似遺却高下一層憶段得田師前主蕺山證人社以車同軌命題會代兄作一藝以高下之度軹爲軌廣狹之度轍爲軌分比其論文云毛公曰由輈以下今譌上曰軌自高下言之濟盈不濡軌是也高誘曰兩輪之間曰軌自廣狹言之禮言涂度以軌是也惟軌之廣狹同故地上之迹同若中庸車同軌出禮驅塵不出軌穀梁車軌塵則兼高卑廣狹言之高卑則取證

于軹崇三尺三寸廣狹則取證于轍廣八尺軌字之本義本言車體地上之迹乃引申之義也中庸此句從來眛眛詩之不濡軌亦從無能言之者得鄉此作乃如撥雲霧而覩青天爲之拍案叫絕以少儀大馭證高下之度確極惟廣狹一邊當以九軌七軌五軌及遂人註之一軌二軌三軌證之引曲禮毛詩尚未分貼盡善鄉必老學著述必多尚其有以起予也拙作新政之惜師於闕從後旋里不獲親炙悵學殖之日荒也故因閻氏法度解而謹識之

御法

【原】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朱子儀禮經傳目錄旣詳禮亦略及射於樂云大樂遺聲其絕久矣今取世傳唐開元十二詩譜補之以粗見其彷彿又云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故取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爲此篇以補其闕至御法則云廢不可考矣余嘗歎鄭司農衆生當漢塵能註保氏五馭名目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後此恐名亦不復識時代使然也陳氏禮書曰【補註】見車馭之法或者謂爲人以什其車必

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爲用車不君用人與騎補註按原文有之愈二字不知荀吳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敎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給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敎吳以乘車而能取勝于楚何也

此語必有所受

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余謂夏本紀明載帝舜薦禹于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帝禹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如何云不可考蓋龜山史學不熟而朱子緣同時伯恭篤尚史記每力排之不覺亦忘而同龜山或

曰史記果如是之足信乎余曰不足信固多若史記與
孟子宛同者烏容有疑之之理

補 毛西河曰楊氏謂此語今不可考而大禹謨載舜薦禹辭曰朕在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舜之在位凡五十載而其薦禹時適三十三載非十七年乎按此尤足與史記證明

魯地七百里

原 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公其封齊魯不過各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

且五倍之以爲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爲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鬨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溝名今爲海豐慶雲兩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管仲尚不難自誣其先君以夸楚而作明堂位者

彼何人哉宜其自撰出惜也採入集註顯與孟子悖

補 禮記義疏明堂位此方七百里乃是方百里七誇言之耳卽周禮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亦然非謂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內也孟子今魯方百里五猶以爲當損安有如註疏四十九箇方百里之說哉或據前後漢書地志實之謂魯全有兗州而跨徐青二州之域不止方七百里孟子儉于百里非確今以左傳所有魯地名覈之今地志大約在今滋陽曲阜寧陽泗水費縣之內而在鄒嶧魚臺鉅野鄆城諸縣之交而左傳始尙有費

伯後滅之以賜季友取鄣取郜滅項明見于經則方百里五實幷小國而得之孟子魯公族豈有于周公封國故隘言之而漢志反確于孟子者耶

召陵

原 召陵故城在今開封郾城縣東四十五里括地志竝同齊桓公曰寡人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小顏小司馬竝云熊耳山在順陽縣北闕陽縣東山有兩峯狀若熊耳因名 補註 封禪書索隱引荆州記云順陽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爲名按此則闕字或當作益 順陽唐武德二年置旋省入臨

淯縣臨淯故城在南陽鄧州西北六十里余謂既非淅
洛自熊耳在盧氏縣者亦非積甲與熊耳山齊在宜陽
縣者又非達摩所葬之熊耳在陝州者恭別一熊耳山
距召陵約六百餘里江漢楚之望也故望之召陵於楚
濟之不大得志也以子文爲令尹城濮於楚晉之得大
得志也以子玉爲令尹

補謹案

御製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子文使子玉爲令尹論曰古
之忠于君者莫大乎得人而以人事君必先有知人之

鑒昔鮑叔之舉管仲子桑之舉孟明天下不獨矜管孟之功而必稱鮑叔子桑之善者豈非知人得人國與民咸受其福哉若楚令尹子文舉子玉之事吾惑焉春秋時楚爲強國自熊達僭王以來國富兵雄而又有賢臣爲之助如子文不矜己功毀家紓國三仕三已不加喜怒實楚之良也及其引才自代舉不得人吾獨爲子文惜之夫子玉非無才無勇也取焦城頓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蔿呂臣疑之乃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是非不知得臣之矜功畢

志而乃欲舉國以餌之謬矣及其治兵于睽惟尚苛仁
意欲委子玉而子玉初嘗大任急于見功專務強暴潰
僨之兆已見于斯矣子文不聽蔿賈之言以三軍重寄
授于子玉方自以爲得計不旋踵戰于城濮敗急自殺
獲罪于君子文實使之也子玉初爲令尹欲立功以弭
謗雖楚子之善謀而不聽徒以成宋之由猝起征伐之
釁輕視敵國輒與晉戰終爲諸侯所敗奔走喪身夫復
何憾歟惟城濮之役楚國之氣稍衰而文公之霸乃成
諸姬之不爲荆蠻薦食者由此一戰也使子文不授政

于子玉自往成宋老成持重堅壁以郤晉軍晉之大夫雖有謀勇將如何哉徒以用人不審遂釀此禍可謂忠乎然不舉子玉楚國日強晉何以霸此非子文之智不足也天方啓晉故使南風不競挫其鋒銳將假手于子玉也雖然薦子玉者烏得無罪哉夫子文不能匡其君僭王逞兵之過徒欲保其身家苟且引人自代遂致辱國爲天下笑子玉之剛愎固無足論吾故著子文之罪以戒從之舉人而不慎者

戎狄是膺

原詩孔疏曰魯僖春秋用兵于戎狄荆舒者唯有僖公耳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宋公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羣舒又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魯僖使人助之師賤兵少故不書此說非也按左氏傳十三年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齊桓舉義兵僖公無役不從況勤王戍周尤第一義豈有兩諸侯而無魯在中者講義云彼入寇而我當之謂之膺我伐彼而彼畏之謂之懲

以上二事解戎狄是膺其猶庶幾

補 翟晴江曰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是膺荆荼是徵集註曰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意也歐陽修詩本義曰詩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如孟子說豈僖公事耶荆楚也僖公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進乃遂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救許力不能勝而許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救徐力又不能勝而楚取其婁林之邑舒

在僖公之世未嘗與舒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遂舒爲徐取之矣由是言之則詩之所謂皆與春秋不合王柏孟子通旨曰閟宮之詩蓋有錯簡孟子時詩簡未錯而所引正是說周公按詩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上陳姜嫄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不忒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三章未暇敘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於此章頌之而孰頌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

公偁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尚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確指爲周公必有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箋註之訛反疑孟子

遭喪之禮

續文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是禮也卽聘禮所載聘遭喪入境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

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又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孔穎達疏號許博亦未及此吾特爲補之云爾〔補注〕見哀十五年傳正義

八蜡

〔原〕八蜡之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鄭注與蔡邕獨斷同余獨以昆蟲乃蜡辭中所祝者與草木一類耳當以經文爲斷主先嗇先嗇一神也祭司嗇司嗇二神也祭百種百種三神也饗農農四神也郵表畷郵表畷五神也禽獸卽貓虎之

屬禽獸六神也祭坊坊七神也水庸水庸八神也此與陳氏禮書暗合【補註】禮書云然則蜡之八神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

【補】禮記義疏郊特牲徐氏師曾曰據此則八神者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可以無疑而紛紛之說不攻自破矣學者不信經而信注亦獨何哉

公儀子

【原】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博士名官始見於此秦因之陳涉

亦有之至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後漢朱浮建武七年上書亦曰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何其重也竊以文帝時賈生景帝

補註當作武帝時董生差足當之

瘍醫

原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之祝祝當為注藥腫瘍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流而將破者雖癰淺於疽而二瘍皆有之戰國策衛靈公時癰疽彌子瑕專君之勢以蔽左右盡

亦下士之職云

補 史記孔子居衞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按雍渠即癰疽爲靈公瘍醫國策補註癰疽瘍醫豈即如南史薛伯宗善徙癰疽者歟

程子爲講官

原 程子爲講官論經筵三劄子朱子采第一劄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 補註 宋史本傳云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 語於無或乎章註余尤愛第二劄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員

可續孟子格心章之後亦宜采入註至潞公四世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與曾子師子思臣也合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能尤臧氏與焉能使予不遇哉合其於孟子非徒誦之實允蹈之

【補】真西山曰故程頤爲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頤之言而後可

明道得於遺經

[原] 明道墓表曰先生得不傳之學於遺經 [補] 宋史本傳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 或問伊川旣以此推其兄奈濂溪何余曰豈惟推兄且自任之矣觀上太皇太后書稱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又爲兄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受學於汝南周茂叔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卽明道亦自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

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故世以其兄弟繼往聖倡絕學稱之曰周程以其教人實實有下手做工夫處且歷久而無弊又稱之曰程朱

三里之城

原 左傳疏云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 補 隱元年正義 尚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云

有馬十乘

原 凡地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之

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則陳文子采邑殆爲方一里者百云一傳而桓子無宇請得高唐陳氏始大

補金仁山云古者車馬出于田賦每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則十乘乃十甸之田其田邑之大可知矣又云高唐齊西境大邑陳氏得之而始大今爲州按高唐在祝柯西北齊之別廟立焉魯襄二十五年祝佗父祭于高唐是也且慶封圍夙沙衞于高唐襄十九穆孟姬爲陳氏請高唐昭十趙鞅伐齊毀高唐之郭哀十而威王之使盻子守

高唐也趙人不敢東漁于河迨肅侯拔高唐則在戈王三十五年然則高唐亦多故矣哉

兩馬

疏集註於兩馬曰一車所駕也古之駕車通以四馬大夫以上皆然惟士則駕二改作士之車所駕方與兩馬合陳氏禮書曰儀禮公賵士以馬兩喪禮衞士春秋時衞良夫乘衷甸兩牡哀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哀二十七年魯君以一乘車兩馬與孔子史記蓋諸侯之大夫大事駕四小事駕二觀春秋傳以兩牡爲衷甸則

四牡爲上乘矣後世有大駕中駕小駕之說蓋此類也杜預以衷甸兩牡爲輣車誤按陳氏說本哀十七年傳正義【補註】余謂是說當矣然細按孟子所云兩馬亦未必指士之車蓋偶舉之何則言其轍迹深爲日久車多所致則當以通用之車曰四馬如駟不及舌是卽以馬之少者亦當用安車之一馬今乃云兩馬之力殆猶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云爾古人文義有從實證出者有從虛會出者此等處固宜虛會耳

大全辯載一說曰兩卽車非一二之兩蓋兩一車也一

車兩輪故謂之兩此言豈一車四馬之力所使然與亦通

【證】趙註云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此可以實證者也按外傳本楚語且語韋昭解國馬爲民馬公馬爲公之戎馬而趙氏始改行軍爲行關孫疏亦茫無發明意卽漢書昭帝紀所稱馬弩關之關乎然未敢以臆解也總之城門惟容一軌凡乘車戎車田車喪車役車之出入所駕不外此國馬公馬兩種其曰兩馬之力與猶云國馬公馬之力與是

也至若以兩爲一車豈一車四馬之力所使然是直改兩馬爲四馬尤顯與經文不合

有馬千駟

原 余讀淞氏解谷決齊景公有馬千駟蓋指公馬之畜于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何則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當齊景公時地大于王畿盛時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

是至山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豈惟齊景公卽衛文公之賢亦奢踰制倍人所駕者至騋牝三千秦后子以富而出奔私車有千乘不然孟子祿之以天下猶富有四海之說也繫馬千駟必馬之在廄中者與十有二閑同方相稱若在民間直一大國能有耳語意不倫乃爾乎故孟子之千駟與論語千駟一而已矣

補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按伏櫪正與韋昭國語註繫馬艮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

臨雍拜老

原明帝臨雍拜老是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拜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蓋用三公及次卿止二人據陳用之禮書言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蓋自續漢志以德行年耆高者一爲老一爲更失之而鄭氏以爲此三代之制誤矣余謂蔡邕明言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意古者三老五更或如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傳至

漢遂以各一人當之云

補 諸案

高宗聖製文二集三老五更說曰三老五更之說不見於詩書其見於禮記者蓋出乎漢儒非孔子之言雖左傳三老凍餒之文為最古然傳謂公聚朽蠹而三老反不見養適非與五更相提並論也注三老五更者多矣或謂上中下壽或謂工商農出左傳孔疏而不及五更或謂明天地人與五行之事出白虎通或謂取象三辰五星出後漢書禮儀志或謂知三德五事者出鄭康成禮記注各以臆度不堪傳

指矣至蔡邕獨斷乃有父事兄事之說而白虎通之謬直以爲老更各一人且曰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吁可怪哉天子養老即所以教孝於天下何至以父事之且即其說父一而已則天子已自有父今復事一人是非二父乎腐儒執虛文而謬大義眞不直一噱爾邕復解叟爲更謂亥豕之訛夫叟與老同旣有老又何藉叟爲哉予以爲三者天地人之數養老自以三擧其數耳若夫五更則更事之說爲近而五倫五常莫不具於此人數不必其備行之以敬誠愷悌則中和位育將在是矣後

儒一切穿鑿之論何足數哉

西伯善養老

【原】馬貴與言古人養老之禮有養於鄉者有養於國者余謂孟子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便是西伯養老於鄉若伯夸太公往歸暨鬻熊辛甲大夫之徒自養於國學則西伯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又不待云矣

【補】思齊詩雝雝在宮箋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陳氏祥道曰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

王諸養老也舞大武以武周諸繼志述事也

王宮有學

原大學章句序三代之隆王宮有學惟王伯厚取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王居明堂禮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序蓋謂此余按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不獨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子弟謂宿衛王宮者想保氏亦復爾朱子此語貞湛深經術觀堆父學朱子之

學者也其瀘州州學記曰古者國子舍於王宮教於師氏萬民居於比閭教於塾師皆謂小學云

（補）周官義疏師氏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師氏保氏分爲二職者師氏所教十五及二十入大學者也保氏所教八歲及十三入小學者也或以六德六行或以三德三行而變其名義者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要其終而言之者自十五入學至九年而大成則成人之事備矣故知仁聖義忠和之德無不詳也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無不習也師氏所教乃國子始

入學者六德未可遽求必使知人之所得於天而粹然至善者爲道之本而後六德可馴致也

禮記義疏王制嘗總而論之大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小大國學中亦有小大而天子大學之在西郊者猶鄉學非大學而先儒每求小學於此是以誤也蓋以年論則八歲所入者名小學天子小學在王宮之東天子之子入焉所謂虎門側者即此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諸侯之子入焉不於正東避天子也大夫士庶之子各在其家之塾或天子諸侯擇其公卿大

夫適士之子之傳者與世子偕遊亦入焉故周禮師氏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是天子諸侯之小學一有常所而卿大夫士庶之子其小學無數亦無定所也若謂天子諸侯之子八歲即入西郊之小學亦太遠而不情若謂卿大夫士庶之子同入此宮左之小學亦太雜而不倫矣及其十有五年則所入者皆謂之大學而其地迥殊五百家爲黨黨有庠士庶之入大學者在此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卿大夫之子及庶人之子由庠升者入焉孟子所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者指此皆鄉

學也自鄉而升乃入國學

庠序校皆鄉學

源　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耆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

五家而教之於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
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
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
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按小戴本雜記之
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而融會於一無少
抵牾真經術之文也

【補】毛西河曰此是國學以下鄉州黨三學之名不得曰
鄉學也國學下原有四學一是鄉校春秋傳鄭人欲毀
鄉校是也一是州序周禮州長以禮會民於州序是也

一是黨庠學記黨有庠是也若其一家塾則四旅爲族合族一百家而置塾焉此不及者略焉耳至分夏殷周三代則周因夏殷之制而取之爲鄉州黨之名所謂備三代之學者以此

連諸侯三句

原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將盡也有此二盡戰國烏能久存哉故孟子卒未百年而天下并於秦

補集註連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草萊任土地如李

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按漢書藝文志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篇屬縱橫家李子三十二篇商子二十九篇屬法家然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俱見食貨志

不得於言四句

原鍾伯敬述其座主雷何思檢討之言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告子是箇大受用人萬歷己酉閩闈先參議以湖州司李聘往領房雷何思爲正考其事甚核亦偶及是語故余家世實聞之余曾率爾對

之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曹操亦是箇大受用人、

補 潛邱劄記又與戴唐器書云昨席上吳儂聞吾兩人之言若倘聞也眞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學問當何思太史以爲千古大受用人也

墨之治喪

原 余嘗謂宋儒說理未嘗不是而特於引書籍也多疎或舛要當爲之諍子不當爲其佞臣莫甚於蔡氏書集傳而四書亦未能免如註墨之治喪以薄當引其本書節葬篇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

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不當引莊子曰墨子生不歌補注天下篇生不歌是謂其平日非聖王之音樂於葬無涉余獨怪孟子之喪其親也以時以力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自勿之有悔乃充虞猶問其木太美豈非爾時墨道大行殯皆從薄見合乎禮者反以爲踰禮此與孔子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者何異

補墨子節葬上中下三篇今惟存下篇其略曰古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按曰字初學記引

此文曰作桐餘書亦多作曰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

百里奚

原 百里奚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註非也友曰虞人也址貫見矣不諫之秦行踪見矣年已七十齒亦見矣又曰舉於市仕宦見矣獨秦之號為五羖大夫也傳至孝公時猶嘖嘖於趙良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蓋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而走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秦穆公時地屬楚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

重購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羖大夫之號其云吾媵臣亦擬托詞以誑楚左氏媵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里傒也朱子已辨其非一人漢表已次之於各等矣或問謂之舉於市者何故余曰論語市脯註云市買也說文云買市也孟子蓋謂百里奚從買得來耳（補註：秦以五羖羊皮贖奚即市之之意非舉之市上也）或驚曰此解奇確予亦有所受之乎余曰受之父執杜于臯二丈當三十五載前遇於維揚作長歌贈

余中一段曰城南荒草窩城北古旗亭君來我往談六經出末日出歸戴星白頭老子陡一驚今世乃復有閒生不貴子博觀貴子秉確識吾子必自愛如子實難得臨歧時復諄諄以確守見誨余蓋有志焉而媿未逮也細讀孟子合左傳奚之去虞當於僖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日故曰先去安得有如史記傒爲晉虜以媵於秦之妄說益證朱子非伯乃另一人非奚也爲不易妙理確義仍在此數本故書中耳

【補】朱竹垞五羖辨曰孟子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趙岐註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自賣何截五羖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註云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殆言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扊扅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初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聶客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爲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

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予合案范處義釋詩之說殊爲不根夫五紽五緎五總絲數非縫數也戴侗六書故曰紽緎總俱以五言皆絲之量數更證之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纑倍纑爲升倍升爲緎是緎爲絲數益無可疑范氏謂合五羊爲一裘則羔羊兒羊也豈有兒羊而五皮可以成裘者哉按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

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羖微物楚人豈貪之乎太原閻百詩好駁正注疏之失作孟子劄記書此質焉并以商孔德

說大人章

原 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之矣此楊龜山語何等論孟子如曾子之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何獨不然乎思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推其意且有子我

相校奚可以與我友之語子思又何獨不然善乎高忠憲言自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箇脈絡余謂孟子原從思曾來於顏少別故曰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不傳

補 禮記檀弓論爲舊君反服孟子亦然眞西山曰孟子之告齊王卽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按諸前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按此亦思孟相似之一證

子貢問政章

原 陳幾亭曰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喜其大全故問

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已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
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思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
問政則必窮所去尋常視之似子貢之志卑矣然實不
卑此條可補入此章集註程子後

見音現

【增】韓昌黎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若作時文者何須識
字但取熟關以悅觀者之目斯足矣如見而民莫不敬
集註見音現見顯也露也與相見之見音義都別金正
希此題文云天下時入而見天子焉天子時出而見天

下焉竟認作相見字解可乎憶初晤陸元輔翼王語及其師黃陶菴曲肱而枕之文余曰凡字有體有用如枕上聲體也實也去聲用也虛也此題集註云枕去聲奈何通篇俱作實物解翼王曰題雖去聲之枕而文以上聲之枕伴說似亦無礙余曰只緣承題至曲肱以爲之枕點題稱此而爲枕枕則枕必以曲肱矣如其通篇俱錯認此字耳或曰樂正子入見祗載見謦瞍吾見亦罕矣俱當如字而音現不敢見於諸侯繆公亟見於子思俱當音現而如字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集註欲見孔

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故育現妙已奈何止註孟子尚不註論語且孺悲欲見孔子可如字陽貨欲見孔子不可如字以下有孔子不見故想朱子當年亦以無大關輕重而畧之耳

皋陶爲士

原韓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竊以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極矣或請徵其說按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官下大夫耳猶鄉士

遂士縣士爲士師之[illegible]掌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illegible]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illegible]仁楊一淸王鏊薛應旂茅坤邵[illegible]縉汝演許獬徐日久顧錫疇艾南英黃淳耀桃應問曰今章文盡稱士爲士師或曰漢景帝中二年秋七月更郡守爲太守而史記於景帝前上溯至戰國輒名太守補註戰國策中已有太守之稱是亦以後之制加前之人也想以官名二字爲壯聽明之作時文者與此復何異

補鄭氏論語注皐陶爲士師號曰庭堅孔氏左又十八年正義羅長源路史後紀眞西山大學衍義金仁山論語集註考證皆稱皐陶爲士師汪氏瑟庵曰鄭氏註今亡正義所引蓋有錯誤康成斷不至以士爲士師也羅泌以下皆宋元人其與明之作時文者相去固不能以寸耳

臧武仲以防節

原黃蘊生以防求爲後於魯一節文起講云昔魯之臣有得罪以死而仍爲之立後者叔牙是也有得罪以奔

而亦爲之立後者臧紇是也是兩者皆成於季氏而武仲之事則尤有可論焉可謂能自斷案然按公孫敖以淫奔而魯人立文伯文伯者名穀敖之長子也猶可解曰此成於襄仲也若叔孫僑如出奔齊召叔孫豹於齊而立之非季文子乎臧昭伯從公伐季氏不克而出奔乃立臧會非季平子乎祇緣起講尺幅狹不容如春秋之屬辭比事歷歷陳之故僅取上二事黃蘊生郊社之禮二句文中比云郊之禮有二正月行之爲祈穀十二月行之爲報本按仲夏之月大雩帝非又一祈乎季秋

之月大饗帝非又一報乎不皆於郊行之乎參以陳用之言古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啟蟄而郊是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凡此正祭也二爲祖生之所及二爲介之所補對云社之禮亦有二后土之祭在北郊社稷之祭在國中按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王社所在先儒或謂在大社之西或謂在籍田參以陳用之言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

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滕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是社亦有四二爲蘊生所遺想當日蘊生博雅寧不記憶及此祇緣中比尺幅有限故只得各以二事立義其體使之然也善乎魏冰叔有言八股之法病在於排比有定式夫題之義理有博衍數十端然後足以盡者有舉其一端扼要而無遺者今必勒爲排比則是多端者不可盡而得其一說而畢者必將强爲一說以對之其對之又必舉其出比之辭斤斤然循何比字而不敢或亂用之而釋聖經賢傳其陋可知故愚嘗發憤歎息時文

之法不變而謂不枉人之材壞人之學者吾不信也

補春秋防有三一宋邑左傳隱十一年辛巳取防是一魯邑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二十九年城諸及防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襄十三年冬城防十七年高厚圍臧紇于防二十三年臧孫如防是按辛巳取防爲西防公會齊侯于防爲東防武仲所以者東防也在今費縣西北六十里

生之者眾二句

原初交何屺瞻年甫二十四歲月與之上下論議一日偶及時文曰吾欲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凡看題錯用事誤者盡標出爲一帙蓋此乃代聖賢語氣豈有聖賢口中而使別字用譌事者乎因歷數之得數十百條屺瞻擊節曰如此而後見時文之難如此而後見時文之尊今忽忽十有八年遺忘殆盡不意屺瞻歸而抄撰制義悉彷彿鄙意而實盛余識解所不逮者著而亟錄於此李光元生之者眾一句文前半幅云王者非能生

之也天下皆生之者也不衆則其源隘矣故有九職之
任焉徒以耕天下猶有不耕之民非衆也必三農而下
所以各自爲職者孰非開不竭之源各以職天下猶有
失職之民非衆也必臣妾而外所以相與執事者孰非
攻自然之利後半幅云內官自九御而下則異數也此
其食而不制甚於冗員吾不以寵故加比儗之號而內
食者寡矣外官自九品而外則倖位也此其食而無功
甚於墨吏吾不以恩故拜權宜之爵而外食者寡矣此
贍評上句据天官之九職下句据冬官之九室其文既

煩簡不同難於屬對此故化去兩扇舊局艾千子盡直三農而下臣妾而外內官九御外官九品諸句批曰生之食之其人甚多獨舉此則隘矣噫九職自三農而下凡圃囿虞衡藪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及無常職之閒民皆在矣故曰以任萬民猶可謂之隘耶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先鄭解則加九職者三事後鄭解則加四事然學藝世事服事非生財之人不知千子所謂甚多者又何人耶國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韋宏嗣注周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此引匠人營國文也先鄭解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六卿三孤爲九卿則舉九品而三百六十屬統是正集註所謂朝無倖位者矣【補註】國無遊民出禮記王制篇朝無倖位出荀子王制篇況又兼婦官言之并詳集註所略豈其隘也千子習見同時不學之徒用經往往舛錯而已實亦未嘗窮經遂并集矢於前輩學有根柢之文多見其不知量耳且歸太僕一節文中亦有自三農生九穀以迄閒民轉移執事之語千子獨不敢批爲隘豈非惟憑耳鑒以名之重輕爲文之是非者乎

陳其宗器

〔跋〕又鍾惺陳其宗器文中四此云或式貢以賨用物有手澤之存焉或幣餘以供玩好有耳目之奇焉彼所為列之東序西序東房西房者豈徒為不失舊物想其仰觀俯視之際其器猶在其人已非有所惘然深悲者而以此思哀哀可知已有其典謨而傳者天苞地符之所出焉有冏度數而列者帶礪山川之所鎮焉彼所為出之外府內府典玉典瑞者豈以為玩物喪志想其卜世卜年之久其人已往其器猶新有所穆然深思者而以

此思守守可知已嘗其時繁弱以賜同姓楛矢以賜異姓桓圭琮圭以禮天地百靈而天球宏璧之屬獨不在分物薦幣之數者曰是官府之守器也與犧牲黍稷歲享烝嘗者也當是時瓏玉以象德大璋以聘女執冒執邊以視朝巡守而大貝赤力之類獨不列於服物采章之內者曰是天府之守藏也與朱絃玉戚世供清廟者也掉尾云不然不腆先君之敝器玉人尚璽之竊也守府之爲多將焉用陳薦以彰賄哉𠯋贍詳其用經亦所謂天吳紫鳳顛倒裋褐者耳今試摘其數句論之周禮

大府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謂先給上文九式及弔用與充府庫所餘者乃以其財共玩好今節去餘財又不曰玩好而曰用物則九式弔用孰非用物而謂指乎滐之存乎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以九賦給九式之一事賜予卽好用之式蓋燕好所賜予臣下者乃因好用好字謂爲玩好乎大宗伯王執鎭圭鄭氏註鎭安也以四鎭之山爲瑑飾蓋象職方之山鎭以爲飾安得謂爲山川之所鎭又以帶礪二字妄加滐乎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

則出而陳之至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布典瑞猶漢之符璽郎所掌玉瑞玉器與天府之玉鎮其用各異於宗器何涉又天官有玉府冬官有玉人典玉則一部周禮無此官安得杜撰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今錯認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文而譌為桓圭琮圭不知桓圭乃公所執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今改圭為玉又誤因下文諸侯聘女之文譌穀圭為大璋可乎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大者用大璋以灌中者用中璋小者用

邊璋以代圭瓚也今三璋獨截用邊璋且因執冒而例曰執邊言執則昧瓉之義舉邊則失璋之名可乎玉人攻玉者耳周官有掌節無尚璽尚寶司明之官也典玉尚璽其鍾氏增定周官耶且皆非守藏之人而云守府之爲妄何也鍾氏更有薦其時食文其援據尤多謬以此篇獨爲人所拾誦故不可以不辨按仍有漏者朱紘出樂記此處當用朱干

補周官義疏大府有物可好而玩之以適其情雖聖人不廢以經傳考之舞衣大貝兌戈垂矢見於尚書胥壺

紀甗見於春秋傳要亦禮樂之器具故後世傳爲宗器重寶而當時直以爲玩好而已又典庸器如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及琴瑟管籥先王先公之手澤口氣存焉者皆藏而世守之祭祀或與宗器竝陳

毛西河云章句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此是大寶器不是宗器大寶器惟大饗大喪斯用之如顧命陳赤刀禘祫陳玉鎭類春秋時祭焉得有此左傳重之以宗器陳賂鄭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皆指宗廟祭器爲言如尊彝琖斝盦盛籩豆類

如會同

原有持辛未房書宗廟之事如會同四句文見示者稱爲汪鈍翁弟子鈍翁評玩一　如字宗廟會同分對不得向來習解俱未了此惟此文中段云至於時聘以結同盟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皆廟見而廟受之如會如同孰非有事於宗廟者哉如字方醒余曰陳用之禮書明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或政於宗廟無涉即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郤地閑隙之地也如定公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何從有宗廟來且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二語乃大行人之職文不切會同切會同則上文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大抵時文講典制何嘗捕風說夢只惜其師多一番倂會耳

補 周官義疏大行人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旣竝言之而諸職中言會同者非一 公西氏言志亦云如會同可見人多禮盛不僅如尋常朝覲而已會同則爲壇於國外如司儀職所云合諸侯令爲壇三成覲禮所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者是也參之鄉師牛人縣

師遣人稍人廩人司市賈師諸官會同則有徒役輂輦牛車任器委積之共衆庶之作糧食之備賣儥之市而大祝職言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外者意發禁施政所行者遠則於侯國封壤擇一都會之地以爲會同之所而王適焉者蓋亦有之會同二者對文則別合言則通故諸官皆連言會同也其合諸侯大約不過數十國而止以壇宮所容無幾而君行師從則其地止宿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會同時方伯連帥暈率其嘗有事於王家者

而非皆六服以行矣　又案小司馬職小會同掌事如大司馬之法意四方之方伯連帥率諸侯而畢會則爲會同之大者若止一方則爲會同之小者與　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則殷同據下經巡守殷國並承十有二歲之文也然因不巡守而殷國經亦究無明文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是巡守雖以十二年爲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改卜也既可改卜何爲徧召六服而使之盡朝哉蓋朝覲宗遇常禮也猶祭享之有大禘大祫也盛禮閱數年而一舉

所以震燿聲靈而齊一諸侯之心志也舉盛禮則不復舉常禮蒇無二朝蓋不欲數勤諸侯矣反覆經文似是如此但注義承習已久不敢輙廢故並存而論之

儀禮義疏覲禮周官言朝覲會同者非或專言朝覲或專言會同或統言朝覲會同又或言大朝覲大會同又或言合諸侯目其事者有異則行禮之處與其法儀亦當有殊然諸職散見其緒棼如條分縷析而各指其所歸誠難言矣　此禮有因巡守而舉者亦有不因巡守而舉者因巡守則舉於方岳不因巡守則無論王畿內

外遠近皆可舉職方氏先言王將巡守下云王殷國亦如之則是巡守與殷國爲二也若京師之朝覲見於廟見於朝者其恒也設使來朝者多若一一特見旣恐久留賓客而王亦不勝其勞且或廟朝之不足以容也於是爲壇於國外以受之一日而畢事其斯爲大朝覲之禮與若然則亦不必以十二年王不巡守而後有此矣爲宮而四門界倣明堂之制必四門者以其四方有當禮之神故設四門以通之也雖有四門而諸侯行覲則但入自南門而卽位於壇之南耳與明堂位之法㒵也

聘禮習儀云爲壝壇無宮而此云爲宮則當有牆垣矣深四尺言其最上一層之崇也最上一層所謂堂也崇四尺而爲三成是每成一尺而堂不以成數也每成一尺則一舉足而升無階矣近郊有明堂諸侯之覲不於明堂而別爲宮其故未詳豈朝諸侯於明堂爲非常之典第閒世偶舉之而不可以褻典

義門讀書記注衆類曰同按周禮殷類曰同避宣祖諱故改曰衆

寬則得衆四句

原天下有明知其不然而麴心昧目以從者時文是也前已卯南闈寬則得衆四句題卷莫高於第十二名顧宸分兩截做上截做寬信敏公下截做得衆民任有功與說各以舜禹湯武事實配之旣典旣切亦古亦新又得結語之體余亦曾誦習來心竊謂此章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文當首做堯然後及舜以下奈堯無如許事實舍之而做禹是乃牽題以就我圖觀者熱鬧而不顧理路之背馳也悲夫

補謹案

高宗聖製文初集經筵御論曰夫子歷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旨而統之曰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寬信敏公乃聖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寬居首者蓋寬者仁之用仁者元之德元者善之長故惟寬然後能兼容並育而羣生之衆有所托命焉左傳記夫子之言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因一時爲鄭而發此補偏救弊之說若夫聖王出治舍寬其何以爲敷政寧人之本哉

周易折中泰聖賢之心無棄物堯舜之道欲並生非包

荒則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盡君師之道矣然包荒非混而無別之謂故必斷以行之明以周之公以處之然後用舍舉措無不合於中齊論所謂寬信敏公者蓋相似也四者以寬為本故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

四書釋地又續補

梅陽海涵堂雕本